

第五卷

新青海

第一期

目錄

寫在卷首.....	編者
我們的危機與使命.....	韓寒
西安事變後敬告我青海青年.....	煜
西安事變解決以後.....	士
建設邊疆的幾個要件.....	馮玉祥講 劉恩記
西祁土司的今昔觀.....	祁世績
拉卜楞之畜牧.....	張元彬
青年學生的苦悶.....	王正海
這就是我要所說的話(續).....	煜
五福街衛生實習印像記.....	趙濟氏
在暮歲.....	成卒
本社第八次社員大會紀實.....	編者

青海省互助縣民衆教育圖書館籌備處啓事

敬啟者青海位西北之中心當國防之重鎮對於整個邊防則有牽髮動身之局勢於國家則有銅山洛鐘之響應然以交通梗塞文化未振因而民智蔽塞危機四伏互助爲青海之一部縣治之設立也晚在十七年以後而教育之設施亦遠遜於他縣本縣旅京同人感國家之多難民族之垂危邊防之空虛桑梓之痛苦以爲非急起直追則不足以供時需非迎頭趕上亦不足以挽危局故發起青海互助民衆教育圖書館之組織期廣集書籍充實讀物青年學子可取爲課外之讀物社會人士可乘暇時之流覽俾能明時事洞悉國勢然此事體之大非可一蹴即成同人等感力量之不足責任之重大用特泥首上請

黨國先進社會仁人及關心西北危局者或以圖書之贈送或以現金之捐助則錙銖雖云細小集腋可以成裘希 愷施樂助成此舉使僻處西陲之互助同胞漸向內化民智漸啟國防日固則邊疆幸甚國家幸甚

附告：

- 一、凡承捐贈圖書或本館經費者另定紀念辦法
- 二、來件請寄至南京和平門外曉莊蒙藏學校

1937.11

本刊登記證 中宣會文字第一八四號
內政部警字第二七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執據五七二號)

全國各地郵政管理局及一三三等郵局

代訂新青海月刊

免郵費，免匯水，簡捷省時，信託可靠。

本刊為便利各地讀者就近訂閱起見，特遵照中華郵政代訂刊物辦法，向蘇皖郵政管理局登記，茲已辦理竣事，並承蘇皖郵政管理局允為分別通知總局及全國三等以上各郵局，實行接受代訂，除收月刊預訂費之外，免收匯水，以示優待，今將辦法列後，希各界注意為幸。

- 一、委託郵局代訂本刊至少半年。
- 二、訂刊人應將月刊預訂費連同填具之「託訂刊物單」向郵局索取交由當地郵局委託代訂。
- 三、本社收到月刊預訂費之後，即填具訂單寄回代訂郵局，並依照訂單所列數期寄送月刊。
- 四、各地郵局代訂本刊，完全為便利訂戶，既免收匯水且不收手續費，其懇勸接受，一如本社，務請各界就近接洽為荷。

新青海月刊訂價

半年六册
全年十二册

書運郵費

六角
一元

新青海社
南京 和平門外曉莊

欲明瞭青海政治及社會情況者請訂閱 **青海日報**
青海日報言論公正消息靈通廣告普遍定價低廉

外埠定價連郵 每月九角半年五元全年九元

(郵票十足通用)

社址 青海省城內中山西街十八號

諸君欲明瞭西北情形請訂閱

青海民國日報

持論公正 消息靈通 紀載翔實

取材嚴整 副刊七種 雋妙新穎

惠登廣告 收效極宏

報費：每月連郵費九角

社址：青海省黨部內

本刊現行徵稿規約

- 一、本刊除登載本社社員稿件外並歡迎外來稿件
- 二、本刊徵求下列各項稿件：
 1. 青海黨務政治經濟教育之實況
 2. 青海人民社會生活風俗習慣之實況
 3. 青海地理歷史之記載及考證
 4. 開發青海之名論
 5. 青海各地之實際調查
 6. 青海各地照片及有關本刊稿件通訊
 7. 關於開發西北之計劃及名論
 8. 關於邊疆各地之掌故游記及社會寫實
 9. 中國社會問題之研究及討論
 10. 萬永短小之文藝作品
- 三、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預先聲明並附寄郵票者不在此限
- 四、來稿不拘文書體須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五、來稿須於稿末署名並註明通訊地址
- 六、來稿揭曉後酌奉贈本刊一年或半年
- 七、來稿請寄南京和平門外曉莊新青海社編輯部收
- 八、來稿請寄南京和平門外曉莊新青海社編輯部收

廣告價目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印彩色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欲知詳細情形請向敝社南京和平門外曉莊總發行所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登載期內奉贈本刊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正文後	面正文前後之對首首正及以外	首首正及以外	封面底面之內而及對面正文	底封面	之	六十元		
	二十元	三十元	四十元						
	十元	十二元	十五元						
	五元	七元							

新青海月刊

第五卷 第一期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出版

編輯者 新青海社編輯部

總發行所 新青海社

分發行所 新青海社蘭州分社

新青海社西寧分社

印刷者 東南印刷所

代售處 國內各大書局

定價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零售	一	二角
預定半年	六	六角
預定全年	十二	一元
郵費在內		
本國郵票 十元 代用		

國外預定全年二元五角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地址：南京洪武路廿五號
電話：二二三九七號

地址：蘭州甘肅學院

地址：青海西甯縣黨部



寫 在 卷 首

日居月諸，又驚辭歲，爆竹桃符，更慶新春，本刊循演進之正軌，開蕪新之生命，抒民隱之呼聲，保邊疆之國脈，任重致遠，實屬不得不言，布新除舊，差異未能免俗。

當預言家認爲凶年（一九三六）來臨之際，國際風雲，變幻莫測，世界危機，一觸即發，今年安然渡過，未能以阿比西尼亞之國土淪亡，西班牙之豆萁相煎牽髮動身，列強鈎心鬥角，終不可免，而延長和平，將有可能，此在爲世界人民幸福慶欣者也。

國際情勢現如此，我國前途當如何？國難嚴重如故，敵人侵略加速，翼卵僞組織，破壞我行政之完整，包庇走私貨，擾亂我經濟之組織，凡可以摧毀我國中心力量之毒計，不惜不擇手段，層出不窮，幸我軍政領袖洞燭其奸，臨之以鎮靜，感之以德義，終不爲其所屈，更能以游優暇逸之態度，埋頭苦幹之精神，促成全國統一，西南問題及西安事變，亦以精誠之感召，迎刃而解，化干戈爲玉帛，從此全國人民對於政治之認識，及擁護統一之情緒，格外熱烈，在一條陣線上自力更生，以冀突破國家之難關，謀中華民族之復興，苟有違背此義自趨分裂者，均以國家民族之罪人一致痛斥之，公同制裁之，是以今年中經濟建設，貨幣政策，軍事配備等等均能有十分進展，卽民衆組織和訓練，亦有長足之進展，全國人民本着國民

之義務，發爲救亡圖存一致呼聲，并在中央統一領導之下，有齊一步驟之表示，在此情形之下，任何人均以歡欣鼓舞之情緒，企待復興大業之成功於俄頃，此則我國家前途上之無窮光明與幸運，吾人更當發奮，以促於成者也。

退而言西北，自九一八以後，國人對於西北，深加注意，以爲復興之基在於西北，於是中央亦以較大的決心，努力西北建設，隴海路之西展，西蘭路之完成，此其最著者也，以此浸假而西北連年兵荒之禍漸平，浸假而西北人民之生活漸甦，浸假而西北與中央打成一片之局成，如再假以時日，西北確能負起復興之基之責，爲中華民族發揚光烈之基礎，不幸赤匪西竄後，西北各省闔閭爲墟，人民生活，重陷於以往兵禍連年之現象中，加以赤匪所到之處威脅勢迫，捲掠青年，僞言蠱惑，淆亂思想，重之以西安事變，致一般思想薄弱之青年，爲其所惑，曾猖獗於一時，而一般淺見之流，不知此次事變中發縱指使者爲第三國際運用中國共產黨以達到彼之以夷制夷之手段，乃竟誤認爲某地人對某地人之謬論，此爲明眼人所痛心不置者也。經此事變，西北之損失，有形的方面和無形的方面，均不可以億計，尤其破壞剿匪計劃不能限期肅清，致至現在，匪氛散漫，不可收拾，增加民衆負擔，增加民衆痛苦，增加民衆死亡率，增加民衆敷衍性，此種損失，永無補償之日，今後中央應本着建設西北之決心，極力挽救，俾此大變之後，共認定當前之危機，發揚捍衛民族之精神，無論在人事方面

之調劑，或政策方面之運用，均須於國家民族利益之立場上，共同在整個的組織與統一的指揮之下，謀所以補救此損失之策。

更退而言青海，吾人輒以青海邊遠窮瘡，不爲國人見重爲言，實在謀國是者，往往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故技處之，深謀遠慮，顧計周密，爲國家永久治安計者眞如鳳毛麟角，故乃青海以邊區置之，以爲不足與國家整個政治上發生重大問題而有輕重於其間也，惟青海人民痛苦掙扎中，負担鉅款，維持地方政府之生命，國家軍隊之餉糧，以忠誠樸擊之赤忱，擁護中央，鞏固國防，即每經一次事變，青海人民盡其應盡之義務，共衛國家政治之效力，而其認識漢奸賣國之種種醜行，嚴加防範，使不得有所活動於其間，尤爲國家免除邊方遠憂，此次赤匪西竄之後，豕奔狼逐，蹂躪遍全甘，我青海手無寸鉄之民團，與赤匪肉搏於永、靖、甘、涼、間協助軍隊，痛剿赤匪，奪獲城寨碉堡甚多，使赤匪心驚胆寒，此種犧牲一切，在所不計之精神，實足以馨香千古，總之青海人民爲國家爲地方之努力犧牲，眞無負國民之責任，有功國家之疆域也，在此吾人不能已於言者，青海人民在自己之責任上無負於中央，中央實有遺忘青海人民之嫌，何言之？國家權力機構之運用，有直接間接之目的，要以利國福民爲依歸，青海則反是，人民陷於欲生不能，欲死不得之情況下，中央從未注意及之，加以調整，此其一。青海本離中央太遠，下情難於上達，如中央提掖青海人員予以相當位置

，雖不能達到理想的解除民衆痛苦的目的，但中央與青海人民間的苦樂詳情可以藉以溝通，乃加檢查之下中央委員數百人中，新疆，西藏，蒙古，西康以及其他各省均有人，故各該地之一切情形能直達中央並籌如何改進如何發展之道，青海獨無一人，故歷屆中央會議，未見對於青海如何改進之提案，又青海社會情形特殊，國家法令，施於青海，動多扞格，中央立法機關中有青海人一人能參加意見否？地方愈僻遠，封建勢力愈大，官吏貪污愈甚，人民畏官吏如虎，苟在中央監察機關有人參與其間，則人民方面，稍有希望發展民氣，則官吏方面亦稍可斂跡，今青海人以在監察機關無人之故，人民氣餒日盛，官吏貪污亦日盛，未聞有彈劾及之者何也，以無人注意及此也。再打開中央各機關職員錄及銓叙統計，青海人之姓名能有幾個？實在萬不得已，即以地方機關言之，亦屬如此，此其故何也，難道青海人之知識差池，無一可用人耶？抑青海人自甘墮落，不求奮進耶？查青海人中智識高尚，奮發有爲，爲國家社會奮鬥具有悠久歷史者更不乏人，徒以覆盆之下，無法昂首窺天，而中央未加提掖，亦未開鄉舉里選之制，使脫弛有用之士，鬱抑於重重壓榨之下，而不能有所建白以抒民隱此其二。青海爲西北國防之重鎮，四通八達之區也，應扶植其民力殷實，地方繁榮，以負擔國防之重任而策將來之安全，但以無計劃的增加兵額，無限度的勞民傷財，使閭閻蕭條，民生困疲，蒙藏同胞之生活，無法改進，漢土同胞之生活，日就衰落，此種現象，殊爲西北國防

危，而中央未暇顧及，任其自生自滅，此其三。其他種種，未便縷述，總之青海爲中央之一肢，痛癢相關，不能秦越膜視。西安事變以後，青海責任之重，愈加明顯，事實逼迫至此，不能再事敷衍，以重國家西顧之憂也。

在此總括以上所言，作爲吾人以後努力之目標，蓋以吾人認識之焦點，一面顧及世界政局之趨勢與國際間對我國之態度，然後得一新的認識，新的決定，方不至於應付失策，非然者則我的主張正在舉棋不定之際，他人亦先我而牽掣肘矣，故在國難方殷之時，我國處境之困難，當然不待言而可知，然爲國家民族之永久幸福計，則地方之建設與國家之命運，有同樣的連帶關係，不能分開來談，此 總理遺教：「我們要提心吊胆恢復民族地位」之言深意重而吾人亦本此旨作爲努力之中心，爲國家民族求坦蕩之正路，以盡應有之責任，集中力量，照着下列三點，爲努力之準的：

一、建設青海不能離開整個西北與整個國家，換言之，即整個國家統一之條件下，解決西北問題，同時建設成一個新的青海，爲西北國防之重心，以控制赤白帝國主義的窺伺，黃色帝國主義的陰謀分化。而青海建設之目標應專注到：（一）現代的——封建方式，決不能存在今日社會，其有不知現代趨勢，勉事保持者，是爲摧毀進化之機紐，破滅公衆生命之要需，自趨其敗滅而已。（二）國防的——一個地方爲國家的肢體，不加愛護，以致瘡痍偏佈，逞

露空虛，疲敝，衰落的現象，則直接人民受顛沛流離之苦，即間接撤去國防籬籬，國防建設，無從樹立。(二)國家的——自西南問題解決後，國家統一局勢，萬全告成，蓋以割據之勢，乃為自私自利，以公衆之利益，供一人一家一時享受，丟棄國家民族的永久利益而不顧，此種狹隘的舉動，實足以表示其幼稚與偏狹。福利為前提。

二、建設西北不能忘記青海與整個國家，蓋以西北建設之重要，有識之士早已顧及，但今之談西北者，多以西安或蘭州，太原為西北，故曾走過西安，蘭州，太原者，輒大發開發西北言論，恒自詡為西北通，實未顧及西北之全部，殊不知陝西甘肅等省，果能建設達到理想之目的，而青海等省，竟成為走私……之淵藪則如何？以此言之，則整個國家的建設中，雖極小的極邊遠的青海實不能忽視而特加注意者也。

三、建設國家不能忽視西北與青海，今之談國事者，往往以為西北貧瘠如此，一言建設，非百年不能奏效，認建設西北為賠錢貨，尤其認西北之青海，為草昧未闢，於國庫支絀之中，談及建設，更為夢想，此種目光如豆的短視支配之下，使國家整個建設上無窮的影響，吾人談總理之實業計劃，不禁廢書三嘆也。果以國難嚴重而驚心動魄，則當以西北建設為復興民族之基礎，而加緊完成建設也。

本刊壽命，隨物更新，因時憤發，決勿後人！

二十六年元旦編者



我們的危機與使命

韓 寒

時代已經鞭策着每個角落裏的人們，不能安度其偷生苟活的生活。強鄰之侵略，匪黨之竄擾，封建餘孽之掙扎，已經在瘠苦的西北，結成了嚴重複雜的焦點。我們食斯生斯的青海，已經不能再以「世外桃源」「安全境界」等矯飾名詞，炫耀於人了；我們青海的青年，也不能以「交通閉塞」「文化落後」等自餒名詞來卸除責任。在這個危急存亡中鈞一髮之際，我們應當明確的認識我們桑梓在今日所處的環境，更應當大胆的担當起時代所賦予給我們的使命！在此本刊五卷開始之初，謹抒管見，願與我青海青年共勉：

一、我們的環境

自從暴日侵佔綏北，進犯綏東以後，其特務機關已在阿拉善額濟納平涼等地相繼活躍。青海革職王公如亞勒貝勒等在天津大連之活動，報紙亦屢經揭載，在青設立特務機關之說，亦曾喧囂一時，若非綏東獲勝，敵胆寒裂，則

我們的危機與使命

甯青二省，其不為冀察繼者幾希！蓋日本在今日所處心積慮以圖之者，厥為如何控制冀察，分裂西北，以破壞中國復興之基礎，並包圍外蒙，側擊西伯利亞鐵道，威脅蘇俄在遠東之交通耳。青海西連新疆，北接內蒙，當江河之源，撫陝甘之背，實為日本施行上述策略之重要軍事據點。是則昔之所僅憂於英人之侵略者，今則更增一強橫的暴日矣；此吾人為青海今日之處境所嗚夕不安者一。

日人之此種策略，狡滑如赤俄，非不之知，為抵制計，則命令其工具——中國共產黨——竄擾西北者，甚至放棄其階級鬥爭理論，倡所謂人民陣綫。以麻醉國人，蠱惑青年，企圖割據西北；一面完成其亦化根據，一面以西北作犧牲以拒止上述日本之計劃。日之要求「共同防共」，與共匪所倡之「聯合抗日」，無非均以我中華民族，作彼日俄戰爭之犧牲，今之西北，實已為此種毒辣策略實施前之爭奪場，而青海則為其角逐點矣。且因匪徒之破壞，軍役之繁興，古樸渾厚之民衆，已難保其不為匪化，江西川北之

慘禍，恐將重演於西北；此吾人爲青海前途所惶恐焦慮者二也。

自兩廣問題解決，全國雖趨於統一，然以土地財富爲個人私產，軍隊人民作獨夫工具之封建軍人，在西北仍舊存在其勢力。去歲雙一二事變之發生，可爲此種現象之全部暴露。人民在此種割據情況之下，所受橫征暴斂之苛細，奸淫擄掠之慘苦，直不啻人間地獄。青海雖稱安定，然因軍費之負擔，政治之腐窳，討孫勦匪戰事之相尋，其慘狀亦不例外。誰無身家性命！孰無妻子兒女？忍令千萬父老，流轉溝壑？難免狡滑者流，乘機思逞；此吾人爲青海現狀所扼腕悲感者三也。

二、我們的使命

吾人已明白認識上述三者之中，任具其一，均可陷青海於萬劫不復之境。則吾生於此地此時中之青年，爲保全

祖宗陵墓計，爲子孫永遠之生存計，便不能不負起此時代環境所賦予吾人之重大使命。此種使命，具體言之：厥惟（一）保全我們的河山，不容任何外力直接或間接侵入我們的桑梓；（二）保持國家之統一，決不允許任何匪徒或封建勢力把我們的桑梓，置在中央法令之外，自成一個政治的或軍事的系統；（三）協助地方政府，盡力改革地方政治及經濟設施，以解除青民痛苦。

此種使命無疑的是重大而且艱鉅，實現時當然有不可思議的拒力來打擊我們。但是我們只少有數十萬熱血奔放的青年，這些青年每個人都潛藏着一種不懼一切的信念。我們已不怕帝國主義者任何方式的侵略；共匪黨徒任何巧妙的誘惑；和封建勢力之怎樣暴橫的伸張，我們只憑着熱血與良知，我們相信敵人會在我們的面前戰慄，披靡。我們無絲毫遲疑，亦不向任何人乞憐，這種出自自覺的使命，將不惜以最大之犧牲來完成。

（完）

西安事變後敬告我青海青年

焜

西安事變，數月於茲。其間：忽弛忽張；逆撲離朔，不可捉摸；然靜以思之，無非赤匪之惡作劇而已！

而今，西安事變。因中央之寬厚容忍，我 領袖精誠感召之結果，遂得免於訴諸武力；而以政治之方式解決此

關乎國運之禍，得免地方於糜爛。此誠如天之福，亦我西北人民之幸也！但在此數月之間，地方財產之損失，政府物力之銷耗，更不可以數計！其他：建築物之破壞，人民之流離死亡，可無論矣！而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農事之因此次事變而失時，此實不可不顧慮者！

以上種種，究誰之過歟？雖張揚部之選兵好亂，有以致之，然推溯其源，實青年之知識不足故也！此則於各報上，不難於字裏行間搜索得之；因此，吾人得一教訓：赤匪之種種口號，皆欺騙人之術也；赤匪之無孔不入，更使我青年可怕也；而無主義，無訓練之軍隊之知不可靠也。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青海現在之命運，未優於西安。我青海青年所受之教育，更落後於西安；而所表現之危險之大，自不待言！赤匪若再西竄，我青海人民受其禍；而某方之推行大陸政策，更未嘗一日忘我青海也！似此，青海雖安而實危。雖強而實弱，滅亡之禍，迫於眉睫！青海者，中華民國之青海也，亦青海人之青海也。我青海人不自改進，其誰爲我改造乎？然改進之責，端賴我青海在內外之青年。家鄉父老，常以是望我；環境亦不允許我輩，再事徬徨歧途。我輩尤爲各自奮勉，責勿旁貸，以副家鄉父老之望，此每個人應朝夕思念者！

西安事變後警告我青海青年

或謂：吾輩青年，應以國家爲重，不可斤斤於地方小事，然大處着眼，小處着手，此任何人作任何事所不能免之手续也；况青海爲整個中國之一部份。我輩改進青海，即間接整興我整個國家。基於上述理由，我青海青年實有積極興起以改進家鄉之必要！而本社同志，更不可以後人！此次，本社改弦更張，爲應事實之需要；而各同志之情緒熱烈，亦爲已往所未有。此則足徵我青海青年之澈底覺悟，而不可不引爲深欣者也！

事實已昭告我們，過去之搖旗吶喊，決不能存在於今日；而今日唯一之途徑，祇有實幹，硬幹，苦幹而已，我們在最高領袖指導之下，嚴肅陣容，齊一步驟。在共同目標之下，做共同改進青海之工作。方能不蹈已往分歧之覆轍！至於各個青年：德行之修養，體格之鍛鍊，學業之積極求進。更不可一日所疏忽者！最後，希望本社同志！應檢查過去之成敗，作今後努力之鑒鑑，盡自己之所能，供獻于大衆，萬不可徒詰責他人，而疏略自己。此本社同志過去常有之現象；而青海多數青年亦易時犯此毛病也！本社同志爲我青海青年中之最幸運者，更應當仁不讓，自居於領導青海青年前進之地位。始可矣！

總之，西安事變，已成過去。雖未大波及於青海；但

某方之虎視，亦匪之擾竄，終未因此而稍減！亦匪一日不滅，我青海一日不安，青海青年不團結，青海一切不改進，則某方絕不放棄其侵略政策。我有血性之青年，豈可任

其家鄉自生自滅乎？以後青海荆棘日深！我青海青年之責任日重。謹於西安事變解決之後，本社改選之日。掬誠奉告，望我青海青年勉諸！

西安事變解決以後

士

西安叛變以來，瞬已兩月餘矣，在此兩月餘中，我政府始終以寬恕容忍態度，週旋應付，吾人對政府此種抱負，就國民立場，無任欽贊與感佩。楊子等亦終能感於政府德威，澈底覺悟，接受中央善後辦法，使滿天陰霾，從茲開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吾人於此次事變之體驗中，深領悟此兩語之確有至理也。

今也，陝甘局勢，已急轉直下，和平曙光，已展現於吾人之前矣，政府與全國上下殷殷期望之「政治解決」「保存國力」之願望，卒能如願以償；惟吾人於此舉國慶幸於和平解決之時，願更以三事，獻請當局之前，供採納焉。

(一) 共匪自竄擾西北後，政府為求根本清勦計，遂於西安有剿匪總部之設，以專責成，年來在領袖運籌，將士用命之下，亦匪實已成強弩之末，苟再作最後一分鐘之努力，即不難一鼓蕩平之，乃兩廣西安之變，相繼而起，

致政府剿匪工作，深蒙其害，赤匪趁機而起，復蘇漫延，西北同胞，從此遂深陷匪禍之中，而政府對外力量，亦因此無形減削，此種責任，固應由封建軍閥負之，然中國以今日之處境，豈堪再遭如是之慘運乎？言念及此，不禁淚為之零矣！茲事變已和平解決，吾人於慶幸之餘，深望政府以迅速之手段，澈底剷除西北共匪，使此輩出賣祖國之變相漢奸，無復能售其技，以拯救西北同胞，而鞏固國防中心。

(二) 西北在國防上之重要，己人盡知之，無需吾人在此多所曉舌，然西北民衆，廿餘年來，因中央實力之未能達到，革命力量之未深侵入，實際上仍未能擺脫濃厚之新舊封建勢力，掙出於軍閥之壓榨，世人所喻為世外桃源之西北，實際上乃為一世無其匹之黑暗地獄，封建軍閥之橫徵暴斂，敲骨吸髓，與其勢力掩護下之黑暗政治，使我西

北民衆，痛苦久矣！政府之苦心，固爲西北民衆所共諒，但此非長久辦法，亦吾人早所料及者，此亦所以有此次事變之爆發也！於此，吾人就西北民衆之立場，深望當局對西北特有之封建勢力，予以澈底之掃除；於清剿共匪之後，繼以封建勢力之掃蕩，政治之刷新，俾西北民衆，早登衽席之上，而免第二西安事變之再發生於他日也。

(三)連年以來，生活於封建勢力下之西北同胞，於天災之餘，復慘遭共匪之荼毒，因之壯丁多被徵爲兵，開赴前綫，以禦共匪，老弱轉徙溝壑，顛沛流離，淪於死亡，於是農事盡廢，災黎遍野，近又遭此事變，烽烟起處，廬爲之墟，凍餓號救之聲，竟使人慘不忍聞，餓殍載道，觸

目皆是，草根充飢，時有所聞，吁嗟！天胡不仁，使我西

北民衆，獨罹此慘禍！今幸事變解決，正謀善後，吾人切望負責諸公，對此幸加注意，速遣專員，調查籌賑，救濟春耕，免此未死於共匪軍閥刀下之同胞，再死於凍餓也。

管見所及，就其舉犖大者，略抒如上。總之，吾人之所求於今後者，不論爲軍事，爲政治，抑爲其他，乃全國真正之統一而已；故凡阻礙統一事業，破壞國家完整者，不問其爲軍閥爲赤匪，皆爲吾人必須消滅之對象，蓋統一不能完成，實不足以言復興民族與抗敵！而赤匪軍閥不徹底肅清，則不足以言統一也！於此事變解決之日，吾人謹以目前至迫切之三事，陳諸我當軸之前，幸垂鑒焉！



建設邊疆的幾個要件

馮玉祥講
劉恩記

——中央政校附設蒙藏學校紀念週之講詞——

諸位先生，各位同學：

上一個星期一的那天，應吳先生的邀到中央政治學校講話，我以爲是來這裏，後來方知道弄錯了，很早的就來了，驚動大家；今天因爲吳先生除邀好之外，昨天又有

片子送去，說早七時到這裏來講話，所以我在七時欠五分的時間就來了，可是又弄錯了，因爲吳先生以爲我住在城內或陵園裏，是要我七時從城裏動身，所以又來早了，大家站隊很早，抱歉得很。

中央政治學校是黨裏的學校，蒙藏學校是政治學校的一部分，和普通學校不同，這是顯然看得出來的，今天看見大家出來進去，穿的服裝，以及外面表現的種種光景，都和普通學校不同；這便是紀律化，和整齊嚴肅的特色。至于聽見的呢。和普通學校不同的，便是團結化，先生和學生，先生和先生，學生和學生，都是在一個主義之下，來研究一切，沒有普通學校裏這一派那派的多少黨派，有不同的意見，紛歧的思想，甚至于互相關義氣，學生把先生趕走了。本校在一個主義之下，絕對沒有這樣的事實產生，所以團結化又是本校的一點特色。

說到主義：本校師生終日在這裏研究三民主義，比較普通學校不同的多，他們研究的不深刻，視為不重要；而我們即非有深刻的認識與瞭解不可。今天此時，國家大難，如此危急；民族國家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在此紀念週上，該說些什麼話呢？我們知道最重要的而且是每個人不能忘掉的話，便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誰都知道民族主義最簡單的分析亦有二部分：

(1) 對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2) 對外——取消不平等條約

想起三民主義以及紀念週上讀起 總理遺囑來，我們

心裏是如何的慚愧！主席領導大家宣讀到：「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心裏怎樣的呢？實在是最難過最不好受的事了。

現在住在這裏讀書的同學，有西藏、內蒙古各盟旗、新疆、青海、以及貴州、雲南等邊地的朋友們，在以前辦蒙藏教育，不但是不講求主義，簡直有些地方，馬馬虎虎，敷衍了事，現在便大不相同了，真正研究三民主義；因為民族不能結合得堅固，帝國主義在便可進一步的吞併我們，試看日本帝國主義者所用的侵略方法，是挑撥、離間、威脅、利誘、恐嚇，一部分一部分的來分化我們，以達到他一鎗不放，一刀不砍，而可以得到我們的土地，奴隸我們的人民的目的；東三省和熱河，都是在這個毒辣的法子的下，很快的斷送了，而無辜的三千五百萬同胞，作了帝國主義的亡國奴。所以我們時刻不能有一點的大意和疏忽，事前稍微大意一點，便要上了帝國主義者的老當，還不自覺。在東北四省裏，東蒙古的同胞不少呀！可是被侵佔以後，不論你是蒙古或不是蒙古，一樣的受帝國主義者的蹂躪。假如事前有研究有計劃，決不至到這樣地步；現在大家從邊遠的各地，來到這裏攻讀，研究主義；我想如果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東蒙古便有五萬同胞在這裏受教育

，那麼發生事變之後，決不能老老實實的等着，綿羊似的忍受着，以至于束手無策，引頸待斃。所以說，事前的打算，是最重要的。

內外蒙古的朋友，我認識的很多，有一位名叫丹巴多爾傑的是外蒙古國民黨的領袖，我和他談過一次非常痛心的話。在民國十四年的時候，丹巴多爾傑先生來張家口，是我談到取消外蒙古政府的問題他很表示反對，我便問他：「何以不贊成取消外蒙古政府呢？」他回答我說：「要我們取消外蒙古的政府不難，但須有兩點說明而且辦到才可：

(甲)你們的政府不害我們。」

我便接着問他：「怎樣害你們呢？」他說：「例如在前清康熙年間，外蒙人口有一千二百萬人之多，一直到現在祇剩有五十萬人，你們的政府把我們害得太厲害了。」我解釋着和他說：「你要知道因為滿洲政府是非常腐敗十二萬分的不好，所以我們才革命，才起來推翻滿清政府，那如何便是我們的政府呢？進一步說，那是我們共棄的痛恨的政府。」可是我們也不要怪丹先生這樣說話，你看現在外蒙在實行徵兵，徵來的十七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一百個裏面便有八十五個是害梅毒病；造成這種慘苦現象的原

因，究竟如何？總括言之，是滿清的毒恨，分析言之，則不外下列四端：

(1) 滿清的迷信政策——便是崇拜喇嘛，家裏有兄弟五人，必需四人去當喇嘛，有兄弟四人，必須三人去當喇嘛，甚至有兄弟八人，必有七人去當喇嘛；因為當了喇嘛，便可優閒自樂，有吃有穿，所以大家都願意當喇嘛去，以致民族知識低落至極。

(2) 滿清官吏——凡入蒙古的滿清文官，都不帶家眷，去蒙古再結婚。

(3) 滿清軍隊——駐劄外蒙古的滿清軍隊，也不帶家眷，一如文官之辦法。

(4) 商人——口裏去的商人——如販賣皮貨，茶葉，綢緞等商人——也不攜帶家眷，住久之後，胡行亂為，把蒙民欺辱苦了，你們想，這樣的毒害，是如何的重大呀！

這個問題，實在是滿清毒害非滿人的最毒辣的政策。丹巴多爾傑先生便又提出第二個問題向我說道：

(乙)「要想外蒙政府取消，你們必須成立一個自己覺得滿意的政府——可是要站在民衆的立場上用客

觀的眼光來說話。現在的北京政府，你自己滿意嗎？」

我很覺不安的回答他說：「我實在也不敢滿意，」你看丹巴多爾傑先生的問話，是多麼厲害啊！

西藏的同胞，我也有許多很熟識的朋友，那年我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在火車上遇着了二位藏族同胞，我便問他們：「要到莫斯科作什麼？」他二人回答說：「要上莫斯科學習革命，」我說：「你二人這大的年紀，恐怕不去還好些呢？」他二人很堅決的回答說：「一定去學！雖然老了，但是總邇有幾年的活頭哩！」我又問：「你們究竟希望什麼？」他們說：「希望一個真正的民主國，」我笑着說：「那麼恐怕你就是到莫斯科也不能學得上。」他們很堅毅的表示說：「但是我們一定去，不過希望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再不受英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我和他們在一起，足足的暢談了六個日夜，同起同眠同食同飲，所以對藏族同胞的事情，我也知道的很多。

至于回教同胞見面的機會更不少，我在保定、北平、綏遠、察哈爾以及西北的五原、寧夏、甘肅、平涼、長安等地住的時間很久，和回族朋友談話也很多，但有人說回族同胞，有人說回教同胞，實際上回族和回教是不同的，

馬福祥先生曾對我說過，例如新疆的回教，他們根本是回族人，所以叫回族；回教則是漢人信仰了回教，也就和漢人信仰了耶穌教佛教天之教等是一樣的道理，所以回族和回教有分別的。

回教同胞的最優長處，便是衛生，而且他們每天三次上殿，二次小行禮，所以每天就有五次上殿，他們不論作什麼事，都是非常認真的，就那衛生一事來說罷，漢人說沐浴，是隨隨便便的，沐可以、浴亦可以。回教同胞便絲毫不能馬虎，沐是沐，浴是浴，不能相混而行的。就是普通鄉間，也設有瓦罐一個，罐旁開一洞，使水下衝，人便可以立在下而洗澡，但是不能以洗了足的水來洗臂，更不能以洗了臂的水來洗頭，漢人便不講求了，洗足的水又可洗身，洗身的水又可洗頭，所以他們是處處認真的，自從西洋習俗傳入中國之後，把這種洗澡法叫做兩淋(Shower Bath)，其實回教同胞早已實行了，此外像剪指甲，除污垢等的好習慣，他們都是認真處理的，回教和回族的分別，亦就在此。

上面所我所知道的蒙藏回各族同胞的情形，說完了。下面我要報告給各位一件事情。

去年我到南京以後，寫了一篇很長的意見給中央，對

蒙藏的確實辦法，有點報告。我們知道滿清政府對於蒙藏同胞，僅是抓住了幾個王公，到了必要的時候，給他們穿上一個黃馬褂；反而漠視了下層的蒙藏同胞，知識的低下不管，生活的困苦未顧，滿清的愚民政策是愈愚愈好。這是滿清的毒計。可是我們現在欲想團結，共禦外侮，非在知識上團結不可；所以興教育，設學校，是必需的工作。可是這些工作要專候蒙藏同胞自己來辦，那是不知內情的人的說話。假如你真正熟悉蒙藏各地的內情的話，便知道不但人才沒有，就是經濟實在也不成，你想他們過着放牛牧馬的遊牧生活，還有甚麼時間來興什麼教育！所以我的第一個意見是：

(一)興教育設學校——我們知道中央唯一的稅收，是關、鹽、統、稅——關，就是關稅，鹽，就是鹽稅，統，就是出廠稅，可是三種稅收中，都有蒙藏同胞的一部份；不祇是這些，就是鐵路，如像平漢，平浦等路，都是中華民國的鐵路，不但是我們每人有一份，蒙藏同胞也有一份，不能說是姓張或姓王的鐵道，而是全中華民國個人的鐵路，所以中央政府必需抽出關、鹽、統稅的一部份來，無條件的去蒙藏各地興辦教育。派了人，拿了錢，便去興工造屋，甚至于問蒙藏同胞自己願意請誰來辦，便請誰去

辦，我們知道爲了蒙藏同胞沒有知識，所以外人祇要些微使點伎倆，一騙就中了。這個條陳中央已經批准了，教育部已經和我商議過許多次，現在稍有端倪了，我們知道這團結民族，建設邊疆，端賴我們自覺，自覺之道，惟有教育，而將來復興教育的責任就在蒙藏學校諸位同學的肩上，希望各位對於蒙藏學各族的教育，要盡力研究，若不急速大興教育，我們的民族是很危險的。

(二)講衛生健身體——不怕發燒，祇要打上三二針，便好了。甚至于瘧疾、傷寒、熱症，都可以打針預防；種牛痘不但可以防止天花，而且不生瘡瘤等皮膚病。可是這些衛生事項，中央政府要不以物力人力去辦，我們蒙藏回同胞，實在是莫明其妙的。不信，到邊疆去看，跳神醫病的。還多得很呢！就是南京城外的各鄉村，也逐有這種愚癡的舉動，不過很少就是了，像這樣，逐談到什麼科學呢？

有一次，我從庫倫到莫斯科去，在路上遇見了幾個小孩子，騎着馬跑得很快，我很奇怪，便問本地的一位嚮導：「他們要往那裏去呢？」他說：「到德國學醫去，」我說：「這樣的小孩子，怎麼能够學醫，况且要費若干年月呢？」那位嚮導說：「能成！成人是不能學習了，只有這些小孩

子，另起爐竈，拿出數十年的光陰來去學成一個醫生，便可回來醫病」，這是一種如何不經濟的工作呀！所以我主張邊疆應該有兩種醫師：

(1) 醫生——醫人疾病的。

(2) 獸醫——醫牛馬羊等牲畜登疾的。

所以一方面中央應特別設立一個爲人醫病及防病的醫學校，一方面更需設立一個爲牛馬醫病及防病的醫學校。這一椿事體，已經商量了個大概，衛生署劉瑞恆署長說：「已經有一個確實的辦法了。」想以後將要一天天的好起來了。

(三) 我們的政府問題——要想大中華民族真正的團結起來，一定要使蒙藏回各族同胞知道現在的政府是他們的政府，試看現在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和各部次長，沒有一個是蒙藏回人，這便是大大的不對，蒙藏回各族人，一點政權得不到，所以他們說：「現政府是你們的政府——即漢人的政府——不是我們的政府，」于是洋鬼子從中挑撥離間，更有詞可措了。祇要說：「你看漢人都是和你們假團結，官都是他們的。」無知識的同胞們，便容易信以爲真，那就糟糕了。所以我的意見是：至少要給蒙藏同胞一部的部長或次長，每部裏有一司的司長，要任用蒙藏回人

，推而下之，每司裏要有一科是給蒙藏回人辦理。有人說：「蒙藏同胞，不懂什麼，怎麼能作這些事呢？」其實不然，他們不能作，就叫他們看着，別人坐馬車，他們自然也學着坐馬車，別人坐汽車，他們自然也學着坐汽車，有時他們回去看看他們家鄉的同胞，有時又回來了，這樣一來一往的走動，便把中央的德政宣慰了，把民族間的隔核打通了。至于蒙藏各地的同胞們呢！這個說：「我們哥哥在中央政府作官呢！」那個說：「我的表哥在某某部作官呢！」于是他們知道那是「我們的政府」了。可是現在的蒙藏委員會，招來了許胡圖克圖，反把蒙藏的回胞拋棄得遠遠的，他們討厭極了，可是向誰訴苦呢？這些胡圖克圖簡直是胡裏胡塗。所以非講真的是不能好的。

這個條陳上了以後，中央派石瑛部長來和我商議，諸位大概已經在最近的報紙上看到有一段「蒙藏人員任用辦法」的新聞，就是從這裏產生出來的，這個辦法我不大滿意，因爲非我的原意。或者是第一步的成功，也未可知，因爲凡事都有幾個階段，一層、二層、三層、漸漸走上去就好了。所以一定要使蒙藏回各族同胞，都深切的認識而且說：「這是我們的政府」然後 總理所說的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才能達到，才能堅固團結，才能取消不平等條約。

(四)要有真正的自衛能力——自衛的能力是陸、海、空軍，可是我們看看蒙藏各地的陸海空軍有多少？受過軍事教育的蒙藏同胞有多少？現在內地求學的學生有多少？考軍官學校的資格是高中畢業方可，蒙藏同胞有幾個是合格的？這樣的軍隊，既少而又落伍，如何能使其安心呢？他們有心自己去買鎗彈吧，可是又感到了：

(1)不準他購買

(2)沒有錢去購買

(3)沒有地方去購買

這樣的三大困難。滿清政府時代祇講愚民政策，不準其購買鎗砲，所以原有的破舊鎗枝，已經不成事了，直到現在，仍然不能自衛，大家想，他們對政府是如何的思想呢？那麼日本便有機可趁了，跑到德王那裏對他說：「你缺少鎗砲嗎？我們日本可以送給你。」于是三個困難問題，好似快刀斬亂麻的一下子解決了。怎樣能使他不受帝國主義者的欺騙呢？所以我主張：

第一：要設立軍事學校，訓練蒙藏回族同胞，使人才不感缺乏。

第二：中央政府發給應用的鎗砲，使他們一點感不到上面所說的三大困難。

建設邊疆的幾個要件

那麼，他們有了新的人才，新的武器，自然可以訓練強壯的軍隊，以自衛了。

以上所說的，是我上給中央條陳的四個意見，有的已經進行的差不多了，有的進行了一半，有的才祇有二三成的成就，實在關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我希望大家一齊努力。完成這些巨大的工作。這樣子才造成了「我們的政府」，蒙藏回漢才能够似鋼鐵一樣的團結起來。不然，祇是招來些胡圖克圖，開了無數的時輪金剛法會，哀求禱告，是無用的，這樣愈多反而愈壞了。洋鬼子來了，一點都沒有辦法。

現在國難當前，危急萬分，大難已經在我們頭上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是絲毫的不放鬆的那樣厲害，我們下定了最大的決心，不論軍事外交決不有一點點的退步，綏東的剿匪軍士，除了派軍隊去援助以外，飛機亦已派去了，其他各地的軍隊，也都派去了，我們要知道不拚我們的命便要作亡國奴了！不拚我們的命，便不能復興民族了！要想大中華民族復興，站立在世界上，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者要拼個死命；不然，非但不能救我們的國家，而且不能復興我們的民族，更對不起我們的總理，今天就講到這裏，完了。十五，十一，二十四，于首都曉莊

西祁土司的今昔觀

祁世績

西祁土司，以別於東祁土司而言。東祁土司，在樂都縣的勝番溝，西祁土司與作者同在一個地方，是在西寧縣屬祁家川的高羌堡。在從前，他是我們的老上司，我們是他的小百姓，我們聽從他的「隨指氣使」，他是何等的威武呵！而今呢，「門前冷落車馬稀」，他同我們是同樣地在務農業，所異者，他祇不過不納糧不當差而已，這也許是無形中的「優待條款」呢？

我們既知青海有東西兩個土司，再有沒有其他的土司呢？

是有之。

那麼，其餘的土司又是那些？

欲解答這個問題，便不得不把青海境內所有的土司，作一個概括的說明。

土司相傳為吐谷渾之後裔，這話是無可稽考。若說土司統治下的土民，有鮮卑族份子存在內，那還講得通。因為「吐谷渾在南北朝時，立國於青海，歷史上佔重要地位，後為吐蕃所滅，其族遷至甘涼肅一帶。吐谷渾本鮮卑族，

即東胡之一支，由塞外度隴山而居河湟，有三百餘年之久，其種族豈能一掃而空？其遺留於青海者，當為土人成分之一。」

青海的土司，大多數是蒙人，次為藏人，又次為回人，再次為漢人，都是元末明初時的較有勢力者。於明洪武年間，紛紛歸附或投誠，朝廷以予世襲官職。沿及清朝，俱就招撫，孟喬芳總督奏請仍給他們原職世襲。民國成立，雖相沿未改，但自青海改省以來，因着時代的演進，此種封建餘孽，便自然的消滅了。

青海原有的土司，較為顯著者，約有下列的十四家：

(一) 李土司本西域突厥種，明洪武四年始授李南哥為都指揮世襲，後來分住兩處，一是東伯府，住今共和縣的上川口，一是西伯府，住今西寧縣小南川後遷到西寧城內，(二) 東祁土司本西域纏回種或說是蒙古種，明洪武四年，授朵爾只失結為指揮僉事世職居住地已述於前，(三) 西祁土司，是本文所要敘述者，容在後邊詳談，(四) 汪土司本蒙古族，明洪武四年，南木哥領壯丁舊附，授指揮僉事，

住今互助縣海子溝，(五)納土司，明洪武四年，授納沙密爲總旗，住今西甯縣納家莊，(六)陳土司。本江蘇山陽人，明洪武元年，授陳子明爲指揮，住今互助縣陳家莊，(七)吉土司，本蒙古族，明洪武四年，授吉保爲百戶，住今西甯縣吉家莊，(八)冶土司，本西域纏回人，明洪武四年，授薛都爾丁爲小旗，成化八年，才更姓爲冶，住今民和縣米拉溝，(九)甘土司，本西甯衛土人，明洪武四年，授鐵木錄爲百戶，居今民和縣美都川，(十)朱土司，本西甯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授札鐵木爲小旗，居今民和縣三川，(十一)辛土司，本西甯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授朵力仇爲小旗，住今民和縣三川，(十二)喇土司，本西甯州土人，明洪武四年，授哈喇反爲小旗，住今民和縣喇家莊，(十三)趙土司，本甘肅岷州人，明洪武三年，授趙原爾爲百戶，住今樂都縣趙家莊，(十四)阿土司，本蒙古人，明洪武四年，授把爾加爲小旗，居今樂都縣老鴉堡。

話要說回頭來，仍舊歸到本題上，看看西祁土司的過去的史實怎麼樣：

西祁土司的老祖宗是祁貢奇星吉，原是蒙古人，元朝的後裔。早就被封做金紫萬戶侯，任甘肅省理問所官。到洪武元年，才歸附了明朝，五年奉命招撫西番授官爲副千

戶世襲，後因追剿西番亦林真丹，在暖泉地方陣亡了，他的兒子鎖南襲了職，於永樂十年，隨從西甯侯宋琥，追捕番酋老的罕等於討來川，以功升做正千戶，子賢襲職，助成祖北征，敗賊於三岔口，升做指揮僉事世襲，洪熙元年，出崑崙山腦西達雅令闊，勝賊得功，調遷爲指揮同知，旋招降密羅族，升做指揮使，子英承職，在宏治元年病亡了，英之子營襲職，十三年隨都督彭清遠哈密忠順王陝巴歸國，正德二年去世子，子鳳繼承其職，因剿匪擊馬椿得功，升督指揮僉事，授洮州守備，傳子於思，因他沒有後嗣，由弟德襲職，又授高台守備，病不能行職，子廷諫便襲指揮使，崇禎十六年，賀錦犯擾西甯，廷諫率子興周與戰，捉而殺之，不多時賊黨勢盛，廷諫不能支，被俘送交西安，到清朝順治二年，英親王阿濟格攻破西安，驅逐了闖賊，救得廷諫，賞給衣帽鞍馬綵緞銀兩等，令回西甯，安撫番族，仍授本衛指揮使世襲，並頒給勅印，十年病休，子興周以戰功授大靖營忝將，傳至荆樸，恰碰着吳某叛變，隨總兵王進寶克復竺州臨鞏諸城，後病休，子大勛襲職，乾隆二年病歿，子憲邦代大勛領士兵，隨總兵黃世林中襲職，撤回蘇四十三及鹽茶回田五等，先後作亂，執中

隨大軍進剿，很着戰功，五十八年病歿了，云鷲維藩徵古，子孫相繼襲職，徵古無嗣，由弟叙古承其職，同治元年，撤回又作亂，防堵很賣力，十一年爲土番拉英巴控告革職，母李氏代理行職，光緒十五年，以巡防有功，仍令他襄辦土務，至十八年復職，二十一年，征剿西安各縣回亂有功，升爲總兵官，民國初年病歿了。

繼叙古而襲職的，是他的長子昌壽，土司傳到這時候，已入於末路，因爲時代的演進，由專制而進爲共和，此種封建餘孽於根本無復存在的道理，何況他們經過明朝清朝，朝代已更換兩次，他有什麼了不得的功勞，還不能消滅呢？所以改土司歸流，根絕封建餘孽，是很合理合時的。他雖然坐了快近十年的土司，他不但分毫未能爲民興利，相反的儘做些病民的勾當。其弟穿通鎮守使署，派征營買糧草，想收漁利，豈不知從這裏已種了取消土司的因子，這可說是土司取消的先聲。後來省政府成立了，縣政府的差役糧草，直接分派到土民的身上，而五百餘年來的土司世襲，便於是明令取締了，這個安坐病民封建餘孽至此便成了後人參考的史蹟。從前他們以爲有這世世相傳的官，用不着子孫學什麼謀生的技能，游手好閒，不願讀書，到如今世官一經撤消，那生活便起了恐慌，借債賣物，是

不免的事實。回想到以前的人擁馬圍，耀武揚威，後瞻望到目前的冷落荒涼生活維艱，我不知他們一家大小將起什麼感想！

這種祖輩相傳的世官，一旦消滅了，他們怎肯甘心罷休？到民國十九年青海各舊有土司，聯名分別電呈中央及省當局，請求仍保留他們子孫世襲，但時代演進至今日，如何能叫這種爲無一利的土司制度死灰復燃呢？他們夢想中的「迴光反照」，竟成泡影了；昌壽到此時，眼看土司既不能復活，坐在古廟似的衙門中，又無事可幹，甚有謀生之欲於是想坐個區長，一面收點區稅，他面還想藉上司以欺弄小民，但是他老早失了民衆的信仰，人都咬牙怒目的恨他，這種民選的區長，如何會落到他身上，這又成了夢想！

現在呢，他尸坐在衙門裏，日夜吞雲吐霧，無所事事，尤其他的大少爺——俗稱少大人，彈喝嫖賭，恣意放蕩！先人作官的結果，莫非是這樣子嗎？好在二少爺三少爺，尚有作爲，現分別求學於西甯師範或小學校，前程遠大，未可限量，今後雖沒有土司的大官可做，而有許多的大事可做，總理說「學生當立志做大事，不當立志做大官，」敬以此語奉贈之。

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拉卜塆之畜牧

張元彬

(一)前言

言拉卜塆之畜牧，不僅應包括拉卜塆寺附近十三莊藏民之牲畜，即整個拉卜塆之財富與其勢力範圍，亦當附及。以地域論，亦不僅以狹義之夏河縣屬境爲限，凡廣義之拉卜塆寺嘉木樣大師宗教威力所能支配之遊牧民族所在之境域皆其範圍也。蓋因拉卜塆寺于該區牧民之統屬及宗教民族關係交通距離之遠近，經濟上交易往還，均互有密切聯繫，而成不可分離之勢。至于拉卜塆寺屬十三莊人民，現已由遊牧生活，進而爲定牧，以耕作青稞爲主業，兼事畜牧，僅保其往昔遊牧社會之遺風而已。蓋以草原闢爲耕地之後，牧草日漸缺乏，大量牲畜，無法飼養繁殖，耕牛騎馬均向附近牧區購買，較諸自己繁殖，便利較多。自產之牲畜，牛馬僅供役使也，乳牛用以榨乳，飼羊以供堆積施田肥料，並無專事畜牧，利用毛皮肉肉以爲交換茶布，麵粉青稞等物，以保持純遊牧生活之意。

(二)牧地之範圍

拉卜塆之畜牧

拉卜塆寺位于大夏河之上游山谷中，地名扎西溪，山川秀麗，寺宇巍峨，往昔屬于甘肅循化縣治。該寺建築已久，對於宗教教義之闡發，教務之宣傳，不遺餘力，因之該寺宗教文化之設施，已有偉大之建樹，僧徒信民，慕化歸服者日增，拉卜塆寺之聲威，頗稱赫赫。自青海設省，甘肅西甯七屬劃歸青海省治以後，拉卜塆仍歸甘肅治理，脫離原來循化縣之統屬關係，設夏河縣治于拉卜塆寺傍「他哇」小村，以治理拉卜塆寺及其附近之藏民，爲縣政設施之基礎。但甘青兩省在拉卜塆之省界，尙未嚴格劃定，故以該寺宗教勢力所及之青海省之東南區牧地，事實上直接或間接歸拉卜塆寺治理之範圍，現在夏河縣境域，亦以拉卜塆威力之所達，形成不可捉摸之廣大區域，在另一方面，青海現當局爲決心治理該牧地計，現分劃該區，設立縣治，命名「同德」以拉加寺爲中心以推行政務。蓋以拉卜塆寺之佈教，青海當局之施政，固屬兩事，但區域境界之明確劃定，已成爲當前之急務，今就以拉卜塆寺屬信民放牧牲畜之域區，約略述之：

此區牧地北接循化，西北接同仁，西接貴德，同德，西南接稱多縣（上均爲青海省屬縣）及西康之甘孜，南接四川之松潘，東南接甘肅之臨潭，東接臨夏。其中除臨夏縣西境之土門關，截然爲牧區耕區之分界外，其他邊境皆屬荒野，形似甌脫。藏民遊牧遷徙無定，強者可以任意越境，弱者則畏勢退避，幾成無政府之狀態。如甘青川三省相錯之邊地，更形成三不管地帶，即其例也。至于全區面積之大殆與浙江一省相埒也。

此區以黃河劃分西傾，積石兩大山脈，高山大河，形勢雄偉，兩山主峯均拔海五千餘公尺積雪皚皚，巍峙于南北，牧民呼西傾主脈曰「勒錢布勒候」。大積石山主脈曰「阿尼馬慶」視爲神山，山坡豐草密生，黃河支流交錯，青山秀水，自古昔稱河曲勝地，誠天然牧區，在西傾之東，洮河諸源所出，涓涓東流，西傾之北，大夏河發源北流，均爲溪谷豐草地，且支山起伏，水源交流，更以土質氣候相宜，構成牲畜繁滋之樂園，誠西北之一奧區也。

（三）牧民之分佈

無論拉卜楞寺，或拉卜楞寺嘉木樣大師，或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以及夏河縣縣長所屬之人民，大致區分，

即爲政民（藏語呼「墨德」）與信民（藏語呼「厥德」）之分，政民對於拉卜楞寺，嘉木樣大師，以及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夏河縣政府，有納差及應役之義務，信民僅限于拉卜楞寺及嘉木樣大師，有進貢納差務役之義務，完全爲宗教信仰之負擔。其政民與信民之分佈，政民僅限于拉卜楞寺附近沿夏河一帶住居之耕牧兼施之十三莊藏民而已，區域甚小，共計三百戶，人口共千五百人，此即現在夏河縣長直接管轄之人民，但此區人民原係拉卜楞寺之政民，又係信民，對於寺院吸嘉木樣大師，又有負擔信民應所納之差役。故十三莊之人民，處此雙重負擔情形之下，生活狀況殊甚窘迫，但此出之信仰志趣，皆覺雖艱于生活而精神上可以自慰。至於信民，其範圍頗廣，人數及財力均頗雄厚。此即吾所指之拉卜楞畜牧區域，但更有限於吾所指之牧區範圍以外之地。總而言之，拉卜楞寺之信民，共有大小三十五莊，大小十八牧族之多，總計戶數共七千餘戶，人口幾達三萬人之多，此拉卜楞寺十三莊亦計入在內，惟果洛諸族未計入。此外拉卜楞寺之屬寺共有一百零八寺之多，分佈於青甘川康藏諸地。各寺僧人，計在萬人以上，此足見拉卜楞寺在西北所佔地位之重要。

上述拉卜楞寺之信民中如索乎，大纜，土爾扈諸族，

係蒙古族，俗稱黃河南四旗中之三旗，其他均屬藏族。如三苦乎，闊才，左格尼馬，阿木去乎諸族以及十三莊，均由拉卜楞寺直屬，嘉木樣大師派其親信侍衛喇嘛任「郭哇」職，（即行政長之意）或稱「谷草」，代表嘉木樣大師行使政權，三年更換一次，此爲拉卜楞寺以教兼施民政之情形。其他各族均各有其頭目世襲，或自推頭目以自治者。

牧民對於宗教信仰頗篤，願罄家財而供應寺院喇嘛之需用而作宗教上之祈禱儀典，設有侵害寺院或帶有侮辱宗教意味之行動時，牧民皆願犧牲生命財產出而衛教。其生活方式自極簡單，騎射遠行，輕捷靈便，設各族間發生不和情形，即起而鬥爭，在青甘川康邊區殺人掠貨之事，層出不窮，商旅不敢深入，交通因之梗塞，牧區各種事業之不易發展，此爲最大原因。惟現今暫呈安靖局面者，全賴拉卜楞寺宗教之威，嘉木樣大師之德，維繫人心，化惡向善耳。

（四）牧獸之種類

此區各地水草豐茂。牧獸之種類與數量、均爲可觀。馬以產於河曲及青甘川邊境一帶之土爾扈，左格馬尼，歐拉，確果，夏梅，妥科日，布花倉諸族者俗稱南番馬，體

拉卜楞之畜牧

驅高大，性格強，平均馬體，肩高一三九公分，胸闊四一公尺，股高一二五公分，股闊五三公分，身長（肩股間）八五公分，適於乘騎尤宜於軍用。在中國馬產中除新疆巴力坤馬外，其高大雄威，即屬南番馬也。此處干家族，素乎旗之馬，體驅均較小，平均肩高一三三公分，肩寬三四公分，股高一三〇公分，股闊五〇公分，身長（肩股間）八〇公分，惟生長靈秀活潑，以善走聞名於西北，其中干家族馬羣，普遍善走，係純走馬種之遺傳，素乎旗馬中，走馬數額較少。西北人騎馬，均求其能善走速捷，「善走」係有規矩之步調，並求此規矩步調速率特高，是爲選馬賽馬之標準，蒙藏人尤所好之，但所謂規矩步調之走馬，不能與純求奔跑之快馬混爲一談，蓋騎走馬，舒適穩靜異常，並非騎跑馬須全身用勁，騎後疲勞過甚也。

牛有毛牛黃牛犏牛之分，此區牧民養毛牛者爲多，毛牛爲耐寒性之高原動物，牡者力大性暴，對於越過高山，衝行雪地，行走礫地，渡河浮水，均能勝任。全區中以果洛族所產之毛牛，體驅高大，馱役負擔能力亦雄，其他各地毛牛均較次於果洛產。其體驅大小，牡者普通肩高，一二四公分。肩寬四〇公分，股高一二一公分，股寬四九公分身長八五公分（肩及股間），牝者體驅較小於牡牛，專

供產乳製造黃油之用，其乳質中所含脂肪質較黃牛乳為高，此外畜養犏牛者亦多，此限於比較殷實之家，故數量較少于毛牛。犏牛為毛牛與黃牛之間生種，具有毛牛與黃牛之優點。其蓋犏牛亦有毛牛之耐寒性，越山苦役之能力，身軀之發展，雄健整齊而高大，其馴服性態穩健，則得之於黃牛之秉賦。犏牝牛之乳量，較毛牛黃牛均高，泌乳期亦較長，其乳質中所含脂肪質較毛牛低較黃牛高，故蒙藏人飼養犏牛，以壯供役，以牝榨乳者，皆感家計優越也，此區犏牛產於索乎，大纜等旗者，以色澤純正，體軀高大見稱，其軀體平均壯者肩高一〇三分，肩寬四二公分，股高一二一公分，股寬五一公分，身行八五公分（股肩間）。此外養黃牛者頗少，專以其壯者與毛牛之牝者交配，目的為產生間生種犏牛，以利用其優良性能也。

羊為小尾藏羊，性賦靈活並能耐寒，其中干家產羊，以毛質纖細，羔皮秀麗著稱，歐拉，左格馬尼，土爾扈諸族以體軀高大，肉質肥美聞名，統而言之，各處毛質粗細程度，相差有限。若細分之，則每羣羊中，細毛羊與各種細毛羊混在一起，粗細程度，殊不一致。此不知選種之所致也，蓋牧民之選擇種羊以羔壯之軀體高大強健者為標準，而從不注意羊毛顏色之純一，羊毛細度密度曲度，長度

光澤，含油質等條件，每一牡羊肉量平均為五十斤，此外如耕牧兼營業之「隆哇」十三莊等，飼養山羊亦多。此外每家皆飼犬二三隻，專為守幕防禦盜匪，野獸之侵略，亦有訓練獵犬以助狩獵者。

今就已知拉卜楞寺屬信民拉寺十三莊干家族，阿木去乎族，吉岔族，三苦乎族，闊才族，大纜旗，索乎旗，土爾扈旗，左格尼馬族，歐拉族等五千七百戶牧民所養之牲畜額統計如左：

畜別	數	額	單位	總	備	注
馬	三、七〇頭	五元	一、七七、五〇元	包括少數驟在內，產地僅限於拉寺十三莊，吉岔，阿去丘乎		
牛	一、三、五〇頭	一元	一、三、二〇元	毛牛犏半黃牛均有。中以毛牛為多，次犏牝次之，黃牛極少		
綿羊	一、一六、〇〇頭	二元	二、三二、〇〇元			
山羊	三、〇〇頭	一元	三、〇〇元	僅限於拉寺十三莊，吉岔，阿木去乎諸地。		
驢	一、一、〇〇頭	一元	一、一〇元			

(五) 牧獸之管理

此區牲畜，由拉卜楞寺溯夏河，西南行二十里許，即入水草豐茂之牧區，牧民得此優越環境，牲畜嗜食天然牧草，繁殖能力頗大。即以現在牧畜數額以觀，則此區天然水草，不感缺乏，即不加人工種植牧草，尚可容納現有牲

畜之數額之一倍，此較之其他各地因牲畜常感牧草不敷，而不能繁滋之情形。可謂得天獨厚，堪稱爲西北有數牧區，若加人力種植飼料牧草補充之，則可成爲中國牧畜業之中心，非過言也。現在情況不特水草充裕，其天氣，地勢，土質等諸優點，使馬，黃牛，毛牛，犏牛，綿羊，山羊諸畜，均能適應環境，所缺乏者土質中含鹽量較少，故除駝駱一畜不適飼養外，遠非沙漠洳地之不適飼養毛牛，灌木草地之飼羊有損羊毛品質，玉樹高寒帶之不宜養育黃牛柴達木洳地馬之蹄質變軟等情形所可比也。

惟牧民生活不能改善，畜產事業，不克猛進者，蓋牧民墨守成法，不求進步，殊可嘆惜！牧民每日早晨日出之後即放逐羊羣攝食牧草，至夕陽西沈時驅逐羊羣近幕。此爲普通牧羊之情形，該區因產毛牛特多之故，放羊者皆騎毛牛以代步，遇有野獸來襲，即呼叫此以示恫赫，冬日母羊分娩之期，又須沿途注意母羊生產羔羊之情形，將生產之羔羊即盛於預備之毡包內背負之，返幕後即置羔羊於另一小圈內。此外無論羊之公母大小，羊之交尾期節，春夏秋冬四季，風雨霜雪氣候之變換，病疾瘟疫之發生與否，將羊羣均混爲一羣，露天放於幕外廣場中，無論日夜僅有牧者之管理及幕犬之巡視而已。因此羊之自由雜交而品種

退化，小牝羊因未成年交配受孕，至生產時發生難產或母體受損，甚至死亡，受孕之羊因與羊羣互不隔離或飲食運動失調，以及天氣冷熱變換而流產。羊羣中少數羊發生病疫之後不知隔離治療或緊急處置而全羣感染罹災，以上種種皆爲羊羣繁殖力薄弱以及品種無改進之癥結所在也。如擇羔羊之弱者，於羔皮毛式完美之時，宰之取皮，實爲利用之一法，同時可使母羊減少羔羊吃乳，可促其發育健全，如因剪羊毛方法之笨拙，不就毛根剪毛，此又爲經濟之損失，同時因剪毛不慎剪破皮肉者，羊本啞口不能言語，殊爲殘痛不仁之事。此爲飼羊及管理情形之大概。

牛馬之管理較易於羊，每日將牛馬羣趕回幕旁，馬牛分別拴束，小馬小牛多不拴束，至次晨即放開之使之自由吃草。但乳牛榨乳時期，每日分早午晚三期搾乳，在正午須收集乳牛一次也。蓋在夏季乳牛泌乳旺盛時期，犢牛須與乳牛分別放牧，以防犢牛偷食牛乳。如早晨乳牛經搾乳之後即放出，使其距幕較遠之後，即放犢牛於幕前草坪，待其食飽之後，則驅回拴束之，至午時乳牛因想念其犢，必按時來幕，乳牛來時，牧者即遠離犢牛而拴束之，再搾乳，搾乳量到達十之八九時，即停搾乳，而放其犢，使吮食之，如對於犏乳牛之搾乳，因其犢品種之劣化，故牧民

即其產後殺贖食其肉，以其皮內裝草，成爲模型，于搾乳之時，置於乳牛之傍，任其舐慰，以便搾乳，搾乳量即以搾盡爲止也。

此外近年因胎羊羔皮價值昂貴，一般無知人民，每殺孕羊取胎羔皮以圖厚利，影響羊羣繁殖亦大。又如各畜壯畜之去勢，因方法之拙劣不消毒或流血過度，閹畜形顯惡瘦，甚至死亡殊多！

養牛馬者，當秋日草豐馬壯牛肥之時，管理頗爲週密。如有組織之牧族，則全族負責，而爲防禦他族盜匪之搶掠，蒙受意外之損失，此外鄰族牧地發生牛疫之時，則嚴防疫區牛羣之通過，以遏感染，此亦由全族負責，設有疫區牛過境，常因拒其人畜，而引起交涉。

(六)畜產及交易

蒙藏人之生活均仰給於畜產品，以羊之皮毛爲製服着用品也，羊毛又可製造「蒙古包」屋，爲蒙古人之住所。牛皮供製靴及燂盛物皮包用也。牛毛經紡織以製藏式帳幕供藏民之居住。牛羊肉，牛乳，尤爲飲食之主品。馬牛專供騎役之用。但生產每有過剩，其他需要急迫，常以其畜產之剩餘而向漢地商人交換布，茶，麵粉，糖果，飯具，裝

飾品，馬鞍，刀槍之類，滿足其生活慾望也。惟因彼等生活習慣之不開，不能盡量生產，又不能將其生產品充分利用，發揮其真正價值，得不償失，殊爲憾事。

生產品之粗劣，不經濟，不衛生，此爲不可諱言之事實。今就羊毛一項而言：剪毛不知分別毛之部位，包紮又不注意純潔，故不能貴價出售，此西北產毛之普遍現象，按前節各族所畜羊隻總數，估計羊毛之全量，最低爲二百三十萬餘斤，此中一部爲自己消費，大部則售於商人。以其集中地拉卜塆之集量言，最少可集中百萬斤，多至三百萬。在拉卜塆最大集量三百萬斤之羊毛中，當有果洛等族之羊毛包括在內也。蓋羊皮較殷實之家，以作羔裘之用，惟大部均售於商人。其總產量年可產二十餘萬張之多，一半自己消費，一半則集中拉卜塆出口。此外馬牛羊之出售均以拉卜塆爲集中，如拉卜塆與臨夏之肉食牛羊均仰給於此區之供給，如蘭州之食用牛羊，由拉卜塆供給者亦佔主位也。牛皮之出口量亦鉅，其他如白織之褥子布，則自給消費，出售者頗少。黃油除供給拉卜塆寺三千餘僧以及視佛供品用之黃油外，餘則少數供其他寺僧之用，大部均供自己食用，消售於他處者頗少。附近漢回人均無嗜食黃油之習慣，蓋因製法粗劣，黃油腥味頗大之故。

至於交易之情形：多由臨夏，臨潭，貴德各地之漢回商人，運輸茶布雜貨麵粉等物，到達各地交換皮毛等畜產品，蒙藏人即按其需給，以其剩餘之皮毛與商人交易，此種交易，純為以物易物制，從不以銀作價。此種交易，尤以商人預先放貨定貨，到毛皮生產期即往收集之，而蒙藏人亦與預先放貨，以應彼之需給者，認為有交情，互相交易，從無糾紛，惟須商人處處表現信實，則蒙藏人深所信賴也。但以蒙藏人不知記載數字，完全信任商人故，一俟商人本人他去，派其他人代為收賬集貨時，常起不信任態度，對於賬項數額，發生糾葛，甚至有根本不認之事，蓋此因一般商人，每以冒賬作弊之故，無怪不記數字之牧民發生懷疑，甚至根本懶賬之情事發生也。

(七)尾聲

拉卜楞寺嘉木樣大師信民畜牧環境，實為牲畜繁滋之樂園，現有畜種，亦屬優種，但其牧民生活之落後，牧畜不能改進其品質，增加其數額，利用其生產者，即缺乏科學方法之管理而已。此區距內地遙遠，交通不便，其文化之遲滯不進，情有可原。今談根本之科學化之經營，無論時間，經濟，人事均所不許，就可能範圍內加以科學方法之管理，其舉易，其成偉，惟待智者之見機即作急起直追

也，茲不揣冒昧，供獻以下應先進行之點：

(1) 設立畜產改良指導所，聘請具有畜牧學識經驗之人，專責畜產改進宣傳指導事宜：

a 由本族畜羣中選擇優種以求品種之改進，並強制不合留種之牡畜一概去勢，以清自由雜交之禍！

b 切實指導日常管理牲畜之改進。

c 指導牲畜發生疫病之治療預防及緊急處置之方法。

d 指導分別羊毛之優劣部位剪毛，打包等事。

e 其他畜產品之製造及注意衛生事項。

f 指導去勢方法之改善並施行嚴密消毒。

g 灌輸畜產交易之知識。

h 獎勵改良畜產並舉行畜產比賽展覽事。

(2) 嚴禁一般希圖厚利殘殺孕羊之惡習，保障羊羣之繁滋，並養成愛護牲畜之美德。

(3) 嚴禁焚山惡俗，以護草原，

(4) 嚴禁獵夫放毒捕捉野獸，誤傷畜類生命。

(5) 規定疫畜越境後之妥善處置辦法，以免擴大傳染，並免兩地人民之仇視。

(6) 勘定孛族牧地之明確界限，並規定越境放牧後之解決辦法，以睦鄰族。

青年學生的苦

王正海

人生總免不了苦悶，知識者的人生苦悶更大。像那不知「順帝之則」的初民，或者像那使民「無知無欲」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社會裏，雖然不能武斷一點苦悶沒有，總之要比這文明世界，知識層中，苦悶要少得多。然而在現階段，知識層中青年學生苦悶又有了特殊性，在時代的壓抑之下有社會的苦悶，在追求認識中有思想的苦悶，在個人經濟條件下有生活的苦悶，在社會的濫權下有性的壓迫的苦悶，瞻望前途有出路的苦悶，看看現實更有民族滅亡的苦悶；總之，這一切一切的苦悶，常常凝成了不可分解的一團，壓在一般青年學生的身上。在青年學生以外的人們看來，他們是天之驕子，伸手向家長要錢，天不收地不管。他們是將來社會的棟樑，享受着最高的教育，準備將來在社會上大顯身手，社會上有多少人在崇拜，羨慕着他們！這雖是事實，但是他們的苦悶也是事實，外人所羨慕的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同時正因為他們的地位，在現時代下，有着比旁人特有的苦悶。不生產專消費，在「寄生虫」看來自然最舒服不過，然而青年學生並不是天不

管地不收的寄生虫，將來在社會舞台上大出風頭，自然是最美的事物，然而我們看看這破亂的社會，危急的民族，正需要人去犧牲拯救，這是出風頭的時候麼？我們在人的地位上有着一般人所有的苦悶，在青年學生的地位上，更有一般人所沒有的特殊的苦悶，唯有在這些苦悶壓抑下！我們才能做出一般社會化的人們所不願意作，而且不取作的事情來。

青年學生雖然有一部份出于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尤其是大學生，但因為他們不是直接參加生產者，所以階級偏見比較少，因為他是知識者，對社會的現狀比較看的清楚。常常的為着真理使他們不能否認事實，於是這一個千瘡百孔的中國社會，成了青年學生苦悶的大淵源。在良心的責備下，對各地成千成萬哀苦無告的難民，對社會的最下層那些忍受奴隸生活的同胞們，他們不能不有同情心，他們的熱血都正沸騰着，在感情的刺激，和真理的要求下，他們自然勇敢負起改造社會的任務。然而現在的社會是壓迫者的社會，很多人認為「不殺窮人沒飯吃」實際是他

們爲子孫三代建立吃不窮，化不窮的銅牆鐵壁。知識者的青年學生們，雖然想改造這一個社會，而許多寄生蟲們專位賴這一個腐敗的社會來生活，而赤手空拳的青年學生，力量又在那裏？於是不得不苦悶，在書本上所得的知識，常常只是理想，睜開眼看事實才能使我們認識清楚，然而當我們依然看到都市中的各種罪惡，和封建農村的貧窮，愚昧，無知時，我們不能不興起社會的苦悶。

有的人在思想上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對這社會也有了確定的認識，於是立定了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抱着一定的態度與他的環境鬥爭着。然而這只是很少數的人，青年學生中仍還有大部份沒有堅定的認識，至于個人的思想系統更談不到了。但是他們是學府中的知識階級，他們不但要渡己而且還要渡人，他們不但甘於做社會中的行尸走肉，而且也不甘于人云亦云去盲從旁人，他們不但要認識中國的社會，而且認識這一個世界，要確定他們的人生途徑與態度。然而這個複雜的宇宙與社會一時就能有一個確定的認識麼？當着我們的認識沒有確定時便不能不徬徨，苦悶。

當着我們的思想上有了苦悶時，平常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多讀書。結果書籍讀了很多，功課弄的很熟，然而

對於現實仍然茫然，對於社會事件的批評與預測常錯誤。這是因爲我們所讀的書和理解。這社會常常沒有關係，或者被錯誤的思想所蒙蔽，「我們究竟讀些什麼書？」又成了我們苦悶的焦點。爲減少個人讀書的錯誤所生的苦悶不能不求之于前進學者的指導，爲減少書本錯誤所生的苦悶不能不求助于實踐，只好在社會鬥爭的實踐中能打開我們對於社會的認識，和改正我們思想的錯誤。

青年學生少數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而大多數則來自農村。在農村破產和國民經濟衰落的現狀下，小資產者的家庭多數處于經濟破產和搖動的過程中，因而享受都市生活的青年學生們，大多發生經濟恐慌，普通一個大學生一年最節儉總要須三四百塊錢，一個農業家庭從「土裏抱食」一年要有三四百元的富餘，在農村破產的今日實在是一個很困難的事，因而鬧窮或中途輟學成了今日學生中的普通現象，許多人便不能不向朋友借債，和使盡腦汁廉價出賣的投稿來維持生活。不過學生中也有穿西服的闊少爺，但是穿洋布大掛的「窮小子」總是很多很多，雖然並不是無產者，但是時時刻刻感受着生活威脅，不曉那一天就有爲了生活而失學的危險。有很多人雖不靠別人的幫助，家庭的供資可以勉強維持，但是隨時有斷供給的危險，要

自己去謀生活，在這樣的境域下能够毫無苦悶而安心讀書嗎？尤其我青海在外的青年學生，地方上連年的受天災，和交通不便的情形下，農村早已破產，不可收拾，今數千里外負笈求學，生活上更感無限威脅與苦悶，近幸省府當局鑒於本省教育之不振，留學青年之艱困，而有大學生津貼之規定減輕生活之苦悶，我們實在感激之至，但是大部份青年學生仍在焦憂中。

其次談性的問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自然力的支配下，青年男女誰不願做戀愛的美夢！就一般的說來，尤其是大學生都到了成年的時代，正是「少年維持煩惱中所謂『鍾情』與『懷春』的時候。或者也許有人說：「戀愛是有閒者所幹的，在社會苦於生活壓迫下的青年，只有向社會奮鬥，沒有性情講戀愛」。這話有時也對的，的確在此生活極度恐慌下，或當社會鬥爭情緒高漲的時候，戀愛的情緒也許一時被遷移，但是並不能根本消滅，而且青年學生不是絕欲的宗教家，他們有熱情，有理想，時時刻刻的追求着合理的自由生活。然而在這一個人社會下，他們的熱情和理想無時不感到種種的桎梏，就令有勇氣去鬥爭，而情感中苦悶又怎能免掉呢？

我們是知識者對時代要有認識而且負起時代的任務來

，現在我們處在這一個人民族危亡的時代下，一方面要找將來個人生活的出路，而同時負起民族復興的任務。我們已經認清了在民族滅亡下的大前提，絕談不到個人的出路，自然當漢奸，作奴隸也未嘗不可以生活下去，可是我們是有熱情，有思想，有勇氣的青年啊！絕不會甘於作亡國的順民，而且那時是否能允許生活還成問題呢。我們另外更看到民族出路雖然是現在個人出路的大前提，然而在民族生存下，不見得個人出路就能解決，現在中國民族並沒有滅亡，而青年學生失業已成了很普遍的現象，他們雖然組織社會服務團，那裏又有他服務的機會！就是救國運動吧，因青年愛國情緒的高漲與熱烈，每一運動，牢及社會治安問題，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爲了民族的出路，社會的出路，和個人的出路問題，交織成不可分解的一團，壓住了每個青年學生的心靈，終日爲個人爲社會，爲中華民族苦悶。

這些種種的苦悶，在某個青年學生中也許能得到部份的解決。要想得到適當解決，自然要以中華民族非中國社會的解放爲前提，然而在現實條件的允許下我們不能不盡最大的努力，要有理想，同時更要抓着現實，在努力的過程中求理想一步步的實現，在主觀方面，我們要掃除一切

傳統的錯誤的觀念，在客觀方面更儘量克服一切障礙，生活是能不掉苦悶的，唯有努力才能轉苦悶而為勝利的

快樂！



這就是我要所說的話

(續)

焜

謁見當局

當我們踏進我們家鄉的一角落裏，我們聽到我們家鄉的那一位青年而有為的，被稱為青海的軍政最高領袖的代主席馬，恰在這幾天因公勞頓而得吐血的病，在家休養；這實在，青海在這幾年來，因外力的衝激，社會不景氣的影響，各種事業，都受惡劣環境的支配，由疲敗而漸趨於沒落；因之：政治，經濟，建設，教育以及需要而應辦之事業，多感覺到莫大的困難而苦於辣手！代主席以敏捷的身手，自本年六月肩起這個負有重大責任的担子以來，多方設想，以謀突破這惡劣環境的網羅，而重登青海人民於衽席之上，這或者是他得病的原因吧？我們一行，聽到這個消息，把謁見代主席的沸騰的熱血，竟降到零度以下去了！本來，我們在歸家之路上，就預定着謁見這新任代主席的日期，以免得我們聚散的麻煩，但是，這出人意料

以外的事，使我們不得不改變我們原定計劃了！

涼風習習，小鳥唧唧，薄薄的雲兒，飄浮在這碧藍色的天空中，如血紅似的一輪紅日，在絢爛奪目的彩霞中，好像將出浴的美人兒似的，佇立在峯巒重疊，綠草如茵的山頂上。薄霧籠罩着的城市，時有一縷縷的炊烟，裊裊上升，冷靜的街道上，也有一二睡眼惺忪，高低不齊的人們蠕動，在這時，只有鄉下趕早集的牛車的磨擦聲，激盪着這大地上的沉靜的空氣，這是我們要謁見代主席而未克謁見の後幾日的一個清明的早上，我們得到了代主席病愈而將要視政的信息，我們於是會合了我們的伙伴，由王君劍平的介绍，而踏進了一別二年來的青海省政府；這裏，充分表現着勵精圖治，刻苦實幹的氣象；灰色的軍人，藍色短裝的公務員，都很忙碌的，在自家的辦公室裏面，伏在桌上，低頭的在那裏工作着。巍峨的中山堂，依然的陳設着二年前的舊物；不過，在我的眼簾下，似乎比以前新的

這就是我要所說的話

多了！門上一層層的衛兵，使我不敢放胆地前進，而縮在我們一羣的後面，二年前的我，到這裏絕沒有這樣的畏懼，因為，在那時門上的疏落的衛兵，似乎沒有現在的這樣的威武！過去一絲絲的情景，在我的腦膜中正在憧憬着的時候，王君已讓我們到一個狹而且長的候客室中等待傳見，在這個室中的地板的一部份上，鋪着五色燦爛的毛製的栽紋氈，成一個門字形，氈的上面，更依樣的擺列着矮足的黃色木桌。四面的牆壁上，滿掛着大紅緞子的爲代主席就任的賀帳。這是一個縮形的蒙藏人員招待所，牠如何的把握着蒙藏人民的習性哪！啊！在這裏給我一個很有

力的教訓，約沒有一刻鐘的功夫，王君傳達了我們謁見的意思，而引我們到會客室中。我們跟定了王君，經過了所必由的大門小戶，到了一處，映入我們眼內的，是明窗淨几，錦繡墊椅；要人們所贈的照片，名家們所寫的詩詞，都很耀眼的掛滿在以藍花紋紙所裱糊的牆壁上。這個清潔而帶有藝術性的地方，就是我們所要往的會客室，我們的的身體，寄託在這陌生的會客室中，都靜悄悄的等候着代主席的來臨！

沙沙的脚步聲，激動了沉靜的空氣，漸漸的傳播到我們的耳鼓內來了。接着，就是一個身軀高大，風采羽羽，

精神飽滿的中年人，和我們打招呼，寒暄，這就是我們所要謁見的代主席了。我們談話的中間，深知代主席關心民瘼，振動庶政的苦衷；他詳述近年來青海的一切，在艱難困苦中掙扎的情形，又詢問我們在首都的種種。他那和藹的面孔，流露於外表的真摯的口吻，決不是爲一個作主席者所有的神情！而是一個十足的平民模型！最後，他還和我們拍了一張留作永遠紀念的照片。

家鄉風光

青葱可愛的垂楊，蔭蔽了一個院子擺得錯落有緻，疏密不一的村莊；一泓清淙的溪水，由山的深處潺潺的灣曲的流出，圍繞了這村莊的一週；四面峯巒起伏的小山，却造成了這一處風景幽雅而可人的所在。這裏，是我們的故鄉，是我產生而長大的地方。

當我謁見了代主席以後，離開了煩囂的省城——西寧，而與這久別的故鄉重逢時；這時，在我的內心中是如何的興奮，快慰！蒼顏白髮的父老，黃髮垂髻的兒童們；他們都用極誠摯，極親熱的面孔，和我打招呼，我只報之以點頭微笑啊！慈愛的父親，因大哥的以身許國，盡力於扞衛桑梓的保安團務；命運的逼迫！使他老人家，不得不拖

了老骨頭，而爲我們子孫們操勞家務。我猛然的見了他，見了他那蒼老了許多的容顏，我流淚！我幾乎要大聲嘶哭了！啊！這是我們爲兒子的造的罪過呀！

時當炎熱的夏天，但在這地方——因爲她處於爲全國高原的青海，所以，時有和暖的清風，徐徐吹來，對於人是如何的舒適，暢快；絕不如在首都的夏天的那樣酷熱，悶人！也沒有像冬天的寒風襲人！在這麼薰薰醉人的環境中；尤其是久別重逢了的故鄉，更使我盡情的遊玩，留連。

在家，閒暇無事的時候，我獨自一個背着手在那田野中的阡陌上散步：呼呼的清風，吹得那行將成熟的麥浪翻滾，如大海中的波濤樣，一起一伏的煞是好看；大地上，山凹裏，一塊塊地，一條條地，都留着性質不同，顏色各異的農作物，而將這塊土地，竟渲染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圖案畫，而且是很幾何化的，使我不知是地是田！一堆堆的羊羣，疏散在這廣大的山野間，他們悠悠自在地或吃或臥，有時，徵逐着，奔馳着，他們絕不知道在這黑暗的宇宙間尚有弱肉強食的紛爭！噉噉唧唧的小鳥聲，有時假意叫得聲滿山谷，黃鸝的啼鳴，更格外的現得好聽。我，每地這樣的在田野間消遣，直消遣得有時忘返！

這就是我要所說的話

我也常到我們的村莊中的學校內和天真爛漫的孩子們逗玩；他們那活潑的身手，敏捷的動作，以及簡單樸素，農夫身手的種種事實上的表現，都使我愛不忍去的留戀；但是一提起他們週遭的環境，實在使我爲那些孩子們可憐啊！破舊的房屋；光線是那麼樣的不適宜，却是爲他們很好的課室！都市內標準學校中佈置的一切的一切，他們是不能領略其中滋味的！不但陳設簡陋，連運動器具都沒有！這種罪惡，不能不歸罪於主小學教育者的顛預，不盡責！誠然，在我們貴縣中的現在主小學教育者的人，何嘗是受過新教育而研究過教育之人！這一點使我痛心疾首！而爲這些兒未來的國家主人翁的兒童們叫屈！

學校的外面，是一片綠草如茵的平灘；也是圍繞着這村莊的河水的岸邊。這裏，臥聽水聲，仰觀浮雲，是多麼有意啊！因此，村莊上的父老們常在這裏散步，談天；也是保安團隊們集合操練的地點。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常常到這兒，和父老們談談現在的一切，及過去童年時有趣的回味；看看保安團隊們的聽着指揮者的命令拚命的操練，這時，使我如何的興奮，感動！

如此的，我領略了鄉間風光的一切，我乘空還遊遊了附近的動人的山水。

遊贊丹山

這一座神秘而帶有歷史性的贊丹山，是多麼的耐人尋味。就是牠的這一付尊名，也包含着許多有意義而不可思議的掌故在內啊！其他，山水的美麗，風景的幽雅，形勢的雄壯，更不待言了。

當風和日暖，家居無事的時候，老年人們，在太陽光下，講給他們的孩子們的古今兒裏面，就有這麼一段佛力無邊的神話：「在許多年前，塔爾寺——爲宗喀巴降生地，是青海的第一個大寺——的黃教拉麻內的大活佛，以他的廣大的神通，屈指算就了在這裏——贊丹山——有一株剛從地下面生長出來的佛樹——贊丹樹；這一株佛樹，是如何的尊貴。在牠的葉子上，是有我們的活佛的名字在上面。他這一段光怪陸離，可信非信的神話，感動了寺內的許多拉麻，親身的一步一拜的到我們的贊丹山內去迎他們的佛樹。造物就有這麼的滑稽！果然，最後他們在贊丹山內得到了就如他們想像中的一株闊葉樹，而移植到他們的金瓦寺的大經堂的前面的一個僻靜的小院落內培養着。現在，這棵樹依然的受拉麻們及其他們的教徒們的崇拜，而且那裏枝葉並茂的擺着牠那神秘的像貌；因此，這山的名

，也就隨着這樹的名而成爲現在衆口所叫的贊丹山了」。父老們就這樣的常常講說着。

當我在十幾歲的時候，隨着大哥遊塔爾寺，也曾看見過這一棵贊丹樹。誠如他們說的，個個葉子上有藏文字母。這就是有點神秘了！而且拉麻們是那麼樣的尊崇牠。

在一個似晴非晴的天氣中，我和二哥及二個姪子，帶了些兒在山上野餐的食物及煮茶的傢俱們。每人騎了一匹很馴服的馬，開始踏上了我們遊贊丹山的征途。

在路，雖在炎熱的季節中，但是我們撞到了這一個很適宜於遊玩的日子，誰也不覺得一點熱！習習的清風，吹到我們的面上更覺得涼快；白色無光的太陽，很坦然的現出他那嫵媚的樣子！這時，倒覺得他的可親熟了；兩旁青葱的山和疏落的樹林，都遠遠地笑迎我們，漸漸地到了我們的面前，而向我們的後面去了。這時的我，在這大自然的環境中，如打了嗎啡針似的不知不覺的身上舒適了許多！所得的馬蹄聲和我們的談話聲，以及那山谷間的清涼的水流聲，牠們不謀而同的合成了一幅很時式的節奏，來引我們入山的勝處。

這樣的約沒走了六七里的路程，我們望見了！我們望見我們要遊的贊丹山了！一排筆立的山峯，映入到我們的

眼簾內了；牠的尖端，籠罩了如棉絮似的白雲，與那深藍色的山面，顯然的劃了一條很整齊的界線。我們所看見的，只是牠那龐大而複雜的輪廓罷了。這時，我們興奮了！我們很加緊地；加緊地把我們的坐騎長驅地侵入到山的深處。

野花芬芳的氣味，一陣陣的鑽入到我們的鼻孔裏；好像我們到了繁華的都市的夜裏，在那燈光輝煌的街上，不自覺的嗅到了那粉白黛綠的胭脂隊裏的肌膚氣樣。但是前者比後者清閒，高貴得多了！我們只聽到清脆，響亮的鳥聲；天真爛漫的牧羊兒童的山歌聲；以及那為食奔波的採樵者的錚錚的伐柴聲，從那山谷內的叢密的林子裏不時的傳將出來；我們只看到重疊的山，叢翠的樹林，供人憩息，馳騁的草地。我們的週遭，只有那大自然的嫵媚的可愛的產物，而絲毫沒有那城市中灰塵的氣氛！

在淺山的一個山凹裏，從樹林的深處，露出了一座點綴着幾間茅屋的院落。四週有許多的田地，在田裏有了已長成的各種的禾苗。在數年前，這塊地方，尙為我們莊中的所有物，而今却屬之非我族類的他人了！他並不是有代價的買去的，而是用欺騙的手段，強豪的勢力壓榨去了的！這塊淪落了的土地，正如我們的國家的大好山河的某一

這就是我要所說的話

部份的命運一樣！賭物傷心！我們青年們！豈可就這樣的長此的繼續下去麼？大恥未削，何以爲人！我們努力吧！我們繼續努力吧！

我們一邊走；一邊看；一邊追溯往事。由我們在莊子上所約的嚮導，指示着我們爬了一個坡度稍緩適於遠眺的山坡的草坪上安着身。於是大家分工合作，一齊動手：除去了馬的鞍子；相視了所坐的地；披荆斬棘，用帶來的地氈毛褥等，佈置了臨時的舖位，作爲我們休息的地；我們的嚮導，更在我們旁邊，作就了利用地形，風向的一個土爐，安置了帶來的煮茶的鍋。於是我們的小家庭組織成矣！我們煮茶，品茗，食午飯。野外的生活，雖然是用的在家內日常所食的食物，但用之於野外，香甜得多了！夠味得多了！

在這山坡上，我們可以望見很遠，很遠的村莊，樹林。牠們映入在我們的眼簾內，只一點點的黑影罷了！還有那灣曲如帶的河流；平滑的水面上，照射了微弱的太陽的光線，好像一面穿衣鏡似的，平掛在大自然的牆壁上！惟有她，才是我很清楚的遠矚的目標。對面的小山，密密的擺在我們的面前，恰如新式戲院裏的坐椅樣，漸遠漸高起來，漸漸的出了我們視線之外了！我們的坐騎，離我們不遠

的草原上，也在很命的嘗那新鮮的綠草的異味。有時昂首高鳴，很表現出悠悠自得的態度。

太陽已經在我們的頭頂上漸漸的移向西面去了！我們振起精神，魚貫的跟在那鄉導的後面爬上了山的高峯，探尋那具有歷史風味的皇上洞。穿過了不少的密林，歷過了許多的山險！才由一條被叢草埋伏着而久不經人所踐踏的曲徑，達到了一個烟痕斑斑的石室；這就是我們所要探尋的皇上洞了！他確乎是一個天險的地方，僻靜的所在。若非有鄉導爲之前驅，那我們恐怕尋不到牠呀！

據說：距現在二十餘年前的青海的某一部份地方，曾經掀起了一次巨浪的波動；牠是無知愚民的胡鬧，也可說是民族英雄的革命精神的表現而已。他們擁護了一個無知無識的孩子，作他們的真龍皇帝。最後，他們失敗了。爲

逃避官方的緝拿，維持殘餘的生命計；而我們的贊丹山，竟作了他們的逃生地，這個石室，就是當年那個逃難皇帝的臨時宮殿。歷史上皇會之亂，就是指此次吧？不過青海的禍亂，是此次的波及而已，那個所謂皇帝孩子，至今已成了壯年，而還健在。

石室的前面，是一排絕高的懸崖。一溪流水，半灣冬青，美麗的山花，造成了世外桃源的勝景。有時，夏日還藏着潔白如瑩的凍冰，更使人留連不置！石屋的頂上，可以環視全山的風景，樹林雖然掩蔽了山面，但總覺得此山比以前凋凌，狼狽得多了！唉！這究竟誰之過歟？迴憶昔日的情景，增添了不少的愁思！

無情的雨點，打斷了我們的遊興！我們隨着隆隆的雷聲，離開了這多情的贊丹山。

未完

五福街衛生實習印象記

趙濟民

(一)前言

在兒童時代，就讀過論語第一章的『子曰：學而時習之，』句；在那時雖然十遍百遍的誦讀過去，究竟還是年

紀太小。不識其意。可是到了現在，年歲增加了許多，學過的東西也與年紀並進，成爲正比的樣子。因此個人親自經歷過的事兒也複雜了，經驗也多了一點；但是個人覺得所學過的東西，都好像一種玄妙的理論，是虛偽的，是無

形的，不是一種證驗的事實。欲想把這些腐物拿出來應用，却是心驚胆戰的不敢，爲何不敢？就是虛僞而無形的緣故，爲甚麼會這樣呢？一言以蔽之，即學而後，不去時習之故也。在這個時候，纔曉得孔夫子所講這句的真義了。

衛生這種學問，更不必說了，如果要是學得了一點皮毛，不去實際地練習一下，我敢相信決不能立即去社會上作這種工作。要知凡一種學問，都是要有科學的證明事實爲根據，因科學的證明事實，是一種確實的經驗，這種經驗，是經過許多人的若干手續而得來的，其方法不可變更，其步驟不可紊亂。若稍有一絲錯誤，則必失敗無疑矣。這種學問，決不是一紙空文所可明理而能行的，必得要嘗試而後可。如衛生方面的消毒而言，若不親自經過這種手續，必不能爲人家去作預防注射的工作，因這手續很是麻煩而且複雜的；非僅在皮膚上消毒乾淨，而且最重要者却是在器具與藥物的消毒，如果稍微有些疏忽，或馬虎從事時，即會弄出亂子來。因爲細菌的傳染，若把消毒過之器具，與未有消毒的物質相接觸，則難免有染菌之患，其關係之重大，影響之深，實爲常願慮者也。

我們在課堂上所授的課目結束之後，即到了我們總溫習——實習時候了。我們學的是衛生，所以實習衛生。我

們所學得的知識很少，恐以後在社會上不能拿得出去，現在個人已經感覺到極度的恐惶了。這原因一方面學得太少，一方面個人沒有經驗，所以不知道先從何處着手？怎樣應付一切的困難，凡此種種，在在足以使人提心吊胆的安心不下。這時候學校當局交涉各方衛生機關的結果，把我們全班分派在南京市衛生事務所所屬的各個分所中去實習的計劃有了。

（二）分發實習的前夕

正在徘徊深思着個人前途的當兒，忽然聽得了我們已有實習地方的佳音，說是在京市衛生事務所中。這一下就解放了心中的鬱悶，于是就很高興的去整理紛亂的書案和參差的書架上的東西，準備着要出發實習的動員令來出發，這時候大家都包裹行囊和收拾几案的忙個不了。我呢，此時正理想到以後實習的情形上了。

這段時期以前，我們是已經告一段落了。以後又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機，當然在這個未來的新生機中我們的努力和希望，更比從前加多幾倍。我們個人檢討前一段時期中的收穫，簡直使人失望，一點也找不出成績來；因此上有人還主張多在課本上求學問；但因時間之不許可，不久的

將來，快要畢業了，還那裏有暇時給你以長期的時間求書本上的學問呢？這是事實之不許可，如之奈何？

在十一月一日的晚上，我們的導師向我們講話，說我們出去之後，對人要謙恭遜讓，不可驕傲，更不可自暴自棄。對事如有困難，當多多的向主管者請教，必無大差；但題外的話少說，題內的事多作爲本。他這樣誠懇的告訴之後，又把我們實習輪流分組的情形報告給我們了。

我們分爲三組，每組有九人，惟第三組爲十人，每組在鄉村區域實習十星期，在城市區域實習二十星期，在鄉村實習者只有一組，在城市中有兩組，若十週滿後，可調換另一組來實習，同時那一組可搬至這一組實習的地方去，如此循環三週，則每組都能到城市與鄉村的地方上，豈不很公平的嗎？

十一月二日，正是星期一，我們二三兩組在城內實習，乘校車開駛豐富路衛生事務所門前，武先生與沈課長把我們十八人，就分派到各個衛生分所中了。計有下關分所的三人，鼓樓分所的三人，糟坊巷分所的三人，五福街分所的三人，二道高井分所七人，共計五個分所，十八人，我和霍魏二同學分派在五福街分所中，分派好以後，校車駛到中華路我們下車，就步行的去找這個地方了。因爲我

們不知道路，沖東撞西的行走了多時，却不見這個地方的照牌，走串了無數的小巷，動問了好多行人，始終還是不見這個地方，這時候正是秋涼天氣，也不甚熱，所以我三人邁力前進，雖然出了一身大汗，倒也覺得舒適。到了所的門前，三人很高興的說道：「目的地到了」。

原來這個地方，是鄰居中華門的西方城南角之一隅，附近的人家多是些棚戶，空曠的場所，盡是些菜圃，那菜雖經寒冬殘月，遭受風雪蕭氣之挫折，然其始終不變顏容，尙油油然與自然互爭生存耳。

(二)實習項目及情形

蒸氣騰騰，大汗淋漓，我們三人的襯衣，差不過都浸透了。這時候踏進了五福街分所的門口，向他們工作的人接洽，說明我們實習之目的，並希望多多指教，所中的主任趙獻文先生，就把我們分配在內科臨症室，外科敷藥室和給藥室各一人，是日因是初次，故暫參觀大概的情形罷了。

這邊所中工作的種類，可分爲治療與預防的兩種，治療工作，全在上午，預防工作，全在下午，觀他們每週工作表，即可知矣。

南京市五福街衛生分所工作項目表

星期 上午工作項目 下午工作項目

一	衛生教育 預防工作 治療工作	工廠衛生 私塾衛生 家庭訪視	學校衛生
二	衛生教育 預防工作 治療工作	眼耳鼻咽喉科 母親會 家庭訪視	私塾衛生
三	衛生教育 預防工作 治療工作	工廠衛生(中央工業實驗所) 學校衛生(勞工盲啞) 私塾衛生 健康檢查	家庭訪視 學校衛生
四	衛生教育 預防工作 治療工作	私塾衛生 家庭訪視	私塾衛生
五	衛生教育 預防工作 治療工作	兒童會 學校衛生 家庭訪視	私塾衛生
六	衛生教育 預防工作	工廠衛生 私塾衛生	學校衛生

治療工作 家庭訪視

以上所列的各項，都是固定的，非作不可，此外還附有調查的工作，如種痘調查，預防注射的調查等是，現在把各項實際的情形，簡述于下：

1. 治療工作 在衛生事業中，本不注重治療工作，而最注重的是預防，因為衛生是預防一切疾病的，不使人罹此疾病之慘，是一種積極的工作；治療是因已罹此疾病而來作修補的工作，是一種消極的工作。在中國人民知識落後，衛生事業不易推行；當此創始衛生事業新基礎之時，若不用治療工作來相招，決不能取得一般人民之信仰。在南京市各個衛生事務所中，每日上午，盡是治療工作，我們在此地實習，每日門診上掛號者，幾達二百人，由此可見人民之心理一般矣。在門診上實習的人，專門看醫師對病人之診斷，和怎樣對症的處方法，並且可以看到許多病理的現象，真是五花八門的，無奇不有；有時個人覺得不明瞭處，可發問于醫師，那醫師必誠懇懇的解釋給我們，因此在臨症上得到的益處不少，遇有驗血之時，醫師給我們當助手，使我們學習靜脈抽血，這種美意指教的先生，却是生平很難得遇的。

在外科室中敷藥的有兩位護士，我們實習的一人，在

那裏去幫忙，還覺着人太少呢，因為外科病人特多的緣故。他們兩人，一日忙得也要够受，有時候十二點鐘還在那兒敷藥給人呢！當我初次在外科上實習之時，不知一切的手續，心裏想先參觀一日，到以後再實地工作不遲，但有一位趙女士他竟把一個病人給我了，教我爲他敷藥，一時問我不好意思推辭，只得糊籠糊籠，可是怎樣的糊籠呢？應從何處入手？這真是莫明其妙，弄得把人羞達達的紅起臉來，流出汗來。不得已，還是向他發問，經過他詳細的講授後，纔心中有了個方法，把那病人敷好去了。在這次之後，我心中深深的記着他所講的敷藥法，以後就照這樣的工作起來了。

在外科上，最重要者是消毒，消毒是用汽爐子，專門用煮過的鋏子，因鑷子與傷口接觸，若不潔淨，易于由傷口傳染，故嚴加消毒之。其他如棉花紗布都是行過乾熱滅菌的手續而後用之，否則不能用，用時完全用鑷子作，不能以手取之，這時消毒的一個大道理。我們既然懂得這些道理之後，敷藥是再不成問題了。可是我們的手很拙笨，總比不上人家們那樣靈巧和迅速，這也是少學的原因啊！給藥室中陳列着許多的藥瓶，大的小的，黑的白的各式各樣的都有，瓶內的藥，有粉末有溶液有軟膏有硬塊等

等的俱全，這個屋子雖小，然可以貯藏不少的藥品，能醫好不少的病人。我在這屋實習的第一日，于女士先給我作一個合劑的配法，即是複方甘草合劑 *Brown. mixt. Sol.* 我因不知怎樣配法，他告訴我如何如何，我還是莫明其妙，只好過去了吧。以後我取藥之時，因地方位置之生熟，所以化費時間太多，由東自西由上自下，不知浪費多少時候，所以我在閒的時間，就去看看藥物的名詞和地位，過了一兩個星期，就很熟習了。

藥房中實習，有什麼困難時，可以立即解決，本來處方單上的服用法我是不會的，也沒有學過，所以有此一個服用法時，我即不知，不知之時，于君即來向那病人說明服法，那麼我僞裝個人的面子起見，也不去向他請教，只有聽一聽就知道了。可是這些服用法，常有變化，不是一種，有一次我寫錯了服法；于君即來向我說明其意，然後才曉得了。以後凡有不知道的藥物時，我即向他請問，他却明明白白告訴給我了。這樣以來，也算在藥房中得了相當的益處，也很感謝他們誠心誠意的告訴我們。在這裏所用的藥品中，我所實習到的是一些溶液的配合，因爲這位于先生他每週都給我們找些工作，使我們多得些學問，所以把他們的藥房中的溶液劑的藥都配過來了。

還有在臨症方面，遇有病理可疑的花柳病的人，即向他說明必得要驗血，看看血中有無梅毒之反應。如得病人的允可時，我們即準備好抽血器，然後有一人爲助手，趙大夫就給我們以抽血的機會，令我們學學手藝。初次學時，正是心驚胆戰的不敢用針往肉內刺；到了刺入之後，又不見來血，使人着急萬分；及至血入筒時，手上用不出力來拉抽筒，所以拉抽筒時，不是太快，就是太慢，使人措手不及，手腕顫者好幾次，這種情形，在過後想起，好不生笑也。想凡初學者，必不能免此毛病，因爲這是經驗，一經作的次數多後，就自然容易了。

2. 預防工作 所謂預防工作，就是使那些平素不講究衛生的人們，給他教以衛生的知識，作一切缺點的矯正，和預防接種等工作是。這種工作，是極需要的，切不可容緩；因傳染病之流行，爲害甚巨，損失亦甚大；若欲制止傳染病的猖獗，則非用預防工作不可。在這個所中，每日下午都是預防工作，除星期二、四、六下午有眼耳鼻喉治療工作外，其餘的時間，所中的人員都出發在各處作衛生的工作，我們下午的工作，完全由公共衛生護士吳慧理分派之，所作的項目及概況如下：

A 私塾衛生 在城南中華門一帶，居處鄙背，人民生

五福街衛生實習印像記

活，亦甚貧困，有兒童在家閒坐，因貧不能上學者比比皆是。這些人民，供給不起子弟上學，只好在家中請一位老古銅師傅成立私塾，再收留幾個學生，可以識識幾個字，學學一些文明；賺幾個錢，其實師傅是古銅，徒弟從那裏文明？他們因爲是在人家中，所以那環境衛生的壞，太不堪言狀了。屋內烏黑的，連窗戶都沒有，所以小小的兒童們，眼睛多有近視的。光線空氣，都很不足，若到夏日，常不知伊于胡底？最常見的是兒童們的砂眼太重，這原因就是被這環境所造成的。我們每次作私塾衛生時，特別的要矯治砂眼，最重要的用硫酸銅擦 *cupri. Sulphas. 輕的* 用硫酸鋅溶液 *Ferri Sulphas. 0.5%* 和枸橼酸銅軟膏 *ung. cupri . cit. 5%* 兩種藥點之，使兒童們的砂眼，漸漸消沒，不致擴大；並且抑制砂眼之傳染。在秋冬之交，給他們還要施種牛痘，注射白喉沉澱類毒素，因冬日天花白喉易于見到，所以給他們預防接種，以防發現此種傳染病的爲祟。

B 學校衛生 這裏有兩所學校爲我們作衛生工作的範圍，一所是實業部爲勞工子弟們所辦的小學，叫做勞工小學，學生約一百餘人，年齡俱皆幼稚，一切設備，甚爲簡單。一所是南京市立盲啞學校，這個學校要算規模宏大了。有高中職業科初中及小學共十餘級，人數約二百餘，他

們學生盡是盲目者和耳聾者兩種人，其他的人，還沒有及格進入。全校分盲啞兩科，各科的教材與教授法非同普通學校相比；他們因為特殊的關係，一切儼然與我們相異，好像又是一個國家的社會一樣。觀後，令人不禁啞然一笑也。在這個學校裏我所看見的，有些小啞員，他們受了教育，足然能讀出國音字母，可以拼音呢！但不甚靈通，也不真確。大的啞生，他們能作能寫，而尤以畫為特長，就只是不會講話罷了。盲生比啞生要痛苦些，走動時還得要有人來引領，否則不能行走。但他們也有特長處：如音樂方面是他們的天才，而且能唱能歌。他們也能作絨布編製籐條的筐籠椅子等物。最奇怪者他們的文字，用手換，寫字用特置的器具打，這些文字，不是我們局外人所可明瞭的。他們這種教育，是生產化的教育，那麼他們盲啞生們的畢業後，尚不至失業的地步！

我們做學校衛生，就是給他們診病，如有外科的創傷或瘡癬時，可以在此地敷藥，此外最注重者，還是砂眼之矯治，雖盲者之眼失明，亦可以矯正，恐其有傳染給他人耳！在學校中有一個醫藥室，貯有日常應用之藥品，可以在此時取而用之。亦覺工作時之方便的多了。

學校學生，還要按期健康檢查一次，規定一個時間，

一日之中把他們各個學生的身體仔細檢查一下，看有否疾病？凡心肺眼咽喉諸部，都由大夫檢查，我們所檢查的是視力聽覺身長體重，如有缺點時，當面告知，使他保養或矯正之。

C 工廠衛生 是在中央工業實驗所中，因這裏面有許多工人，和汽車人員訓練班的人員，他們每日勞碌工作，若傷壞身體的時候，可以在這邊衛生室中醫療。我們到這邊，專門診病，不做其他的工作。其餘如工人之環境衛生，衣食住各項之改善，却是非口中空談所可行的，必得要經濟來，才可以做得到的，談何容易。

D 母親會 這會是由公共衛生護士招集一些個做母親的人來，和他們講些嬰兒的保育法，及產後攝生的要道。在事前給他們有信去通知的，到期開會，他們自然會出席的，並且備有茶點給他們吃，所以他們也很聽講，注意甚殷。開這會也沒有什麼儀式，只是登記出席的人數及姓名住址。我們關於這一項，也沒有什麼工作實習，只好列席參觀，長長見識而已。

E 兒童會 這個項目，正合我的意思，在每個禮拜五的下午，就是給他們講說的時候。兒童的年齡大約在四歲以上十三歲以下的中間，他們有的已進了私塾，有的進了

小學，也有的沒有讀過書，剛才會講話的，自然給他們不能講那些學理的東西，只是談談怎樣可以防疾病，怎樣的養成衛生習慣。他們的教材，就是衛生十大信條，講時拿着衛生習慣的畫圖而講，講完後，再給他們講衛生故事，謎語，笑話等，此外再給他們教衛生習慣的唱歌和遊戲，最後洗手，洗手畢，分散給報紙半張，使他摺成口袋，預備盛裝糖菓之用，及至口袋摺好，分散糖菓給大家，唱一聲大家再會而散了。

這個會，也有記錄的，將兒童之姓名住址性別年齡各項登記後，還要把講題及內容亦記錄之。在這個項目中，我所感覺的，就是語言之隔閡太大，當我在講之時，很用神力的向他解釋，他們却始終不懂，問爲何不懂？答：講話不懂，於是我也沒辦法，只得再三再四的向他們多次的說，然後才有了一點清楚的現象。這也不怪他們是年紀小的稚子，而歸咎於個人不改變地方音，固執不學南方語的原因了。其次即是不會唱歌，唱出一句，不是太高，就是太低，弄得那些小孩子們，反而笑起我來了，這是多麼難爲情的事！所以我在有空閒的時候，還拿了歌本向人家去領教的，否則怎能爲人家去教唱呢？

F 家庭訪視 這項工作中，包括產前檢查，產後訪視
五福街衛生實習印像記

及傳染病的防制等工作，關於產科方面，我們始終沒有實習一點，同時一般婦女們，也不願意男先生來檢查，所以這些工作，都由助產士一人包辦了，與我們無關。

關於傳染病之防制，是我們實習過的，記得在雙塘一個人家，一個小兒患白喉而夭亡，我們曾去他家中訪視，看看再有人現此病否！同時在那人家門上，張貼一張禁止他人往來，以免白喉傳染之帖子，再向他家人的喉部取其分泌物，作細菌的檢查，並告訴將病人的物具，一律要沸水中煮或日光中晒爲宜。與其兒接觸過的人，一律隔離，禁絕往來，恐白喉桿菌隱匿在體中，同時要注射白喉沉澱類毒素於未病的人，這樣才可以防制傳染病的流行。

(四)個人生活的片段

實習的時間，共有七個整月，在此地兩個月十日，即過去了三分之一之實習時間。在這一段時期中，也可以說是我們踏進社會門口的第一聲，這裏便使得你嘗嘗社會上一切的味兒，究竟是含着些甚麼成分？

我自離開了學校，到城內住宿之後，便覺得所謂：『在家千日好，出門萬事難』的成語，是不錯的。因爲在學校中，日常生活的情形，都是不由個人管的；若一出門

則萬事皆推至於自己，並無他人來扶持；所以困苦艱難，都得要個人親自去克復，不然則將步入於落伍之列矣！

因為我們在外實習，一切費用都感領取之不便，所以學校每月每人發給實習費十七元，包括膳費車馬費洗澡理髮以及一切零用品之費，這些錢在此生活程度高長的首都地方，實在有些不足，若個人競競業業的保守終日，不與外界相接觸，亦可以足夠，若稍有一些接觸，則不足應用矣。現在從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上說起，即可知之。

在衣的方面，因為我們是軍事管理的學校，處處都應當整齊劃一，以表現我們的精神；所以在實習時，我們還是穿學校規定的呢制服及呢大衣，但在室內工作時，即應當穿着白色的手術衣；這白手術衣是由學校發的，每人兩件，可以交換的洗滌。因室內工作，常與病人接觸，故非用此衣服不可；且每週必須洗滌一次，一方面是消毒，一方面也是清潔。這在表面上是如此，至於其他的衣服，如禦寒的衛生衣及襯衣等，都得要個人花錢購買，身上穿的久時，也得要花錢去洗滌，種種細微的瑣事；也是使人所顧及到的，反正總是要花錢的。

在食的方面，更不必說了。這中華門西一帶的飯館，沒有一個可合我意的；他們不是一個很骯髒的，就是一個

很自傲的館子，骯髒者價值雖低，但觀其污穢之情，却難使人吞飯下嚥也。自傲者，高抬虛價，大有壟斷獨占之勢也。我們在此惡烈環境之中，只好揀一個中等的包辦給他了，結果每人每月柒元半，每日只有早晚二餐，早點除外。那麼我們的早點，便是燒餅加油條和清開水了。這樣的費用，恐怕一月中，可達到九元之左右呢。

在住的方面，房租金每月十元，連電燈費在內，都由學校供給，這外表上看來，似乎我們住的方面沒有什麼問題，但住了就能可以解決住的附帶問題嗎？也未必然，像我們的洗臉水開水掃地板等等都是要成問題的。我們在嚴家井七號家中，因為那個姓侯的東人為人端正，常時為我們照顧房屋，並使其傭人打掃地板，種種的照料，可謂至矣。但我們所用的開水和洗面水，都是由自己去買，並不另用傭人，這也够麻煩的了。

在行的方面，我們有事回校或往他處去，多一般先步行到公共汽車站上，然後再搭車到所去的地方。若是一個來回，起碼總在四角大洋之上。平常我們有事，除非特別緊急時，我們不坐黃包車的，用自己的兩隻腿跑步。有時個人尚覺着，跑了一次街之後，心身上很興奮的，這樣的長久了，也不覺着困乏一點兒出來。

嚴家井離五福街分所，不過一里路的遠，我們在早間六點半起床後，不慌不忙，把內務整好，洗面刷牙後，即出外到集慶路街上去吃早點，然後走到所中，正是八點鐘的工作開始時間，這時候來診的人數，寥寥無幾，只有兩個小學學生爲了上學而來順便診凍瘡的；其餘的人，恐怕此時還在夢鄉中遨遊四方裏吧！

晚間我們的第一個工作，就是日記，把日間經過的事，很詳細而縝密的記錄之；然後再看書，寫寫字，談一些天，就到了十點多鐘；這時候在城市的的人們，正是他們開心的時候。若是在小巷子中徘徊的彳亍一次，就聽到喧喧嚷嚷乒乓球兵乓的聲音，這種聲音，不是麻雀牌的聲音嗎？不是他們一場後的勝負嬉笑聲嗎？

原來京市地方的人們，差不多玩此爲家常便飯一樣，把晝夜顛倒不分，夜間盡量的賭博，日間臥床不起，這樣的人，在在足以消耗民族精神，減少經濟之生產而有餘。我們是最純潔的，絲毫都不沾染那些惡習，每當一覺睡熟之時，不聞他們的邪聲，但聞在子夜星月下，小巷口上爲着生活而哀鳴的買元宵聲。他是受着生活鞭策的驅使，所以不憚風霜的酷慘，在那寒冬殘月的凜冽天氣中，掙扎着求他生活的盈實工作。他那裏有安靜的房屋可住，長時工

夫可寢？更那裏有閒時打麻雀的工夫呢？思念之餘，曾不令人唏噓也。

(五) 實習的尾聲

時光荏苒，歲月蹉跎，曾幾何時？瞬息之間，已到換班之期了。回想在此七十日中，所作者何？我不敢果斷的答覆，只是勉強應答曰：所作者爲人之道理也。衛生不過引綫而已。作人難，學作人更難，當此社會情形複雜的時代中，若不認識人間之雜情，則難免被人間雜情所侵襲也。此次實習之期雖短，然我個人所得的印象甚佳，雖社會情形複雜，有邪有正；然我未嘗薰染此惡俗也。此則初步社會鬥者的謹慎，然亦是所處環境之良美所致也。以環境如此之良美，故個人才能得到一些淺薄的學問，這淺薄的學問，並非教科本的文字，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技術，從身心上一遍一遍的作會了，這樣實習之後，怎麼會忘棄呢？

二十六年一月的十日，正是我們在此地實習期滿的一日，學校派車來搬送我們，我真捨不得這塊地方，但是時勢之所不許，只得惟命是從了。

二六年二月十日脫稿於堯化門



在 暮 歲

殘 燼

戌 卒

拉開暗淡守歲的心輪，一條鮮紅的血痕，映在眼前。經久日光之晒，劃上時間之印子，凝成黑紅色的碧血。一種慘慘的叫號，永久在心靈滯留着；有時發出低吟傷感的漫調，像清夜簫聲的幽韻，塞上荒城中的暮笳。大概為殘餘的寒夜，又招來「日暮鄉關何處是。」的感吧？

每日為生活之驅使，呆坐在書案上，不住的寫，埋頭在 $x^2 + y$ 之工作裏。我暫時忘了我，忘掉世界，忘了窗外在天演輪迴下，爭盛衰，有生氣的一切。到夜裏生活在神經上鬆解了的時候，我漸漸發現了自己；同埋在黃沙裏的古城，被人發掘出來似的，一樣感着新奇。

從每片段記憶，放在顯微鏡下研究，我企圖瞭解了偏面的人生，發掘人類共有的人性。

常常這樣想：人與人之間為什麼要取對立態度，為什麼要殘酷的相殺，為什麼恨到深處，不能使留下遺類。生活於同一國度內，佔着同一的空間，呼吸着同樣的空氣。為何每人眼中像生了刺，為何……

真不明瞭這一切，疑慮逐漸湮沒了我。因為我們是可憐的被宰割，反要在強者面前，分出強差之等級；難道外人侵略不夠麼？我真不明白，我想，苦悶的陷在深思裏。當我的真靈拼命同惡魔抗戰的時候，江輪汽笛聲，往往從另一個飄虛困厄的世界裏奪回來。

「啊！真慘。」

看到橫分紗窗的月光，真同死者的臉子一樣慘白。閃在眼簾上二十多年父老無故慘傷的積屍，一齊向我招手。最新的數人，是被慘殺死去的叔叔，在不久前；受驚嚇從孀母懷中墮傷的嬰孩。並且說：「我前途的預算，也同他們一樣。」

吹着悽悽慘慘的陰風，那模糊不清的眉目，隨着風，他們都分化了。

他們分化了，一望無際的沙漠上，留下摻拌着鮮血的足跡。前人固有些可惜吧？就是後人在應走的征途上，仔細躊躇。我見到剛學開步的孩子，就受富有經驗的老人阻止了。

「不再再向前走了！危險。」

小孩止着步，回過帶上慘綠色驚魂的面容，恨恨的眼光，射在禁止他前進老人身上。

「够了。」老人不希望孩子再向前走一步，由於恐怖的经验阻止他。

到今日一片水草蒼茫，天惠給類人的荒原，充滿烏煙瘴氣，毒蛇猛獸卜居了，斷絕人煙。明月照在塞草上面，一縷寒烟，一粒砂石，一朵花，都帶上洪荒時代之遺韻。二十多年來，含蓄中心。我不敢深深的想，恐打開剛好之創傷。

時間催逼我，瞭解人生和使命。目前正是故鄉元夜，同一夥天涯流浪者，亡國亡家之青年，佳節是十三萬分的寂寞的。到處寄來傷感，到處激動着心事，一條傷痕慢慢在心靈裏復蘇了，我想到家，對於過去的死亡者，含着無限的同情淚。

這些淚是空流的，只有灑在荒郊，化爲淒迷的衰草淡烟；這些烟帶去我過去的傷痕，迷漫到四野，飛入雲霄。時代的光芒，不許我絲毫在悲慘的歧途上停留，我要擺脫一切，我要新生，我要……

弱者無用的淚啊！終久要灑出來的；或許在世界人類未滅亡之前，總要透一口歷史的霉氣。

除夕夜中

在南方風雪的夜，引起塞野冰天雪地一角的流年。

一座教室用掛雨衣架從室內分開，窗外一片白茫的玉屑飛舞着，風聲做着這時代的前奏。

破開夜色的沉靜，對門教室內送來留聲機的唱聲，三弦聲，胡琴聲，和那亂調的奏腔。不寂寞啊？圍爐三個無處來去流浪青年，他們大都受着經濟上的壓迫。一律勾下沉思的頭，枯瘦的面容上，都激動得流下淚了。沉靜的室內，和對門鬧聲，分作兩個世界。

「矛盾啊！」腦中被兩樣不同的景象所苦了，猛記起法國女詩人羅露伊夫人曾經在他的詩裏歌吟過：「兩個人在我心中搏鬥，一個是酒徒，一個是比邱。」(Deux êtres lutent dans Mon Coeur, C'est La bœchante Avec La Wonne) 從這兩句話證明人生是矛盾的。

「要是在家的話——」。隔坐的C君爲我們數人間打破寂寞。

「唔。我慢慢答應了他這句話。」

「記得嗎！五年前，七年前……」

這句話分明踢在我隱藏多年悲哀的弦上。零亂的血痕

包圍了我，像深秋寒壁的殘蟬，聲音那麼細弱而淒測的。

我不自禁的面容變了，靈魂同軀體分開到另一個境地去，我知道我是死了，不相信吐出的氣還是溫着，血脈還會流動。在坐的同伴，至少有兩人是同我一樣的。我迷惑，我仔細觀察四週的環境和面孔，眼珠是不是吊下來，肩膀是否還存留下一隻。電光下的人影，在壁上微動着，證實了我還沒有死，依然還流落在無可依歸的人間。

回頭看看爐旁的同伴，大半爲煩悶驅使入睡了。

一手提起炭桶，向爐口倒下去，炭灰在爐內烘烘的發亮。

揭開蒙蔽上的隱幕，一層層的閃出來。

「七年前。」

「是的。」這靈魂上的符號，除却死，永遠不會消失或錯誤的。

七年前的春天，西北數省中，完全變爲綠色世界。

西省的元夜，完全是一片陰沉淒慘的天氣。月刮白色，星失去本常的光芒，湟水在北郊外澎湃激蕩着，風吹得怪動人的。每人都知道，這景象不像往年，驚詫在心中，爲除夕吉祥的緣故，很少拿到嘴裏說。

母親同我，站立受風的廊簷下，從母親手內接過香，

(一)

虔誠的插在牆上用表做的三角香爐內，風吹得架上的天燈，火頭樺樺的擺動。母親喃喃的禱告着，跪在廊簷下的磚階上。

「上天，保佑……」以下的話小得聽不出來。

求吉祥的嘴唇停止活動了，我摻起母親，回到臥室中。

天上星光多爲風雲勵氣所吞沒，院內除去未滅前之天燈，和豆大的香火頭外，見不到一線光明。

推開房門，一股奇異的香味撲入鼻腔內；香烟佔有了房內所有的空間。從各色祭碗上，迷糊的辨出新紅綠色的八仙人。

「多好玩，要是取下來貼在影壁上。」佔有的私心年年這樣想着。

照例叩罷頭，闖進母親的房中。小弟弟以站立坑沿前火盆架旁。

在母親慈祥的面孔上，刻出很深的皺紋。幾絲半白的頭髮，表示出在她老人的旅途上，時間劃出深的印痕，過去的時光，未來苦難的歲月已經不多了。

「媽，父親還不回來麼？」

「大概滯留在××地的賬目還沒結算清吧？」

母親的回話，是那麽慢而遲鈍的。好像是在說：「別要問吧！他在×地商號中熱鬧，不會記起清苦得生活在冰窟裏爬的我們。」

「不能吧？外面風聲這樣壞。」

「盼的是不在×地滯留，要不然的話，說不定……」

外面的風聲一陣緊似一陣，吹得新糊紙窗，呼呼的作怪。

吃罷桂花元宵，吃罷吉慶麵。就掉我給弟弟做手勢，逼着母親說謎，我和弟弟猜。規矩的習慣上，除夕是通夜不會睡覺的。

×

×

×

時光的老人，揭開夜色之黑暗和恐怖。幾顆稀疎的星，搖搖欲墮的，在天空灰色線上，掙扎最後的命運。

「兒啊又添一歲了。」迎神後，母親帶着微笑說。

「媽！」小弟弟催着早給提歲錢。

「等到父親回來時再給。」

母親一面逗着小弟弟，從棹上去出沉重的小紅綫包，送到弟弟的手中。

接錢後的小弟弟，一跳的儲藏在小抽屜內。

在 幕 歲

窗外暴風的呼號雖是停止了，天氣依舊缺乏營養似的，含着憤怒的驕色，陰沉沉的面孔，擺給一切的生物看。像對着不景氣的m城中，畫出解人意的話：「噫！緊管隨你們開心，老子總是給你們不樂意。」不上一刻的光景，慢慢飄起雪花，在粗俗污濁的大地上，披了一身清一色的宮裝。

因為雪，不出去向外走動，十二小時的光陰，盡用在同小弟弟的玩上，心神解放成一隻出了籠，自由向天闊出飛行的小雀。

簷前聽不到小雀的喧噪，巷口沒有小販叫賣聲。m城埋在古墓裏，充塞了恐怖的聲氣，聲響簡直同秋郊上墮落了一片枯葉的那麼寂寞。

驚人消息

陷在風雪的深谷裏，三天不出門，外界的變化，很難得道一點消息，解除橫結的疑慮。

第四天早晨，出門天光晴朗。同弟弟出外散步，換好新衣，計劃就應走的路線。

「噹噹！擊叩外門環，發出清脆的金屬聲。」

「誰。」落下門栓，一身黑衣紅線的瘦個子，匆匆走向

四九

上房。

我驚詫，我瞪眼注視這奇異的客人，瘦背影閃進中堂屏風門內。

記起來暑假中，一同向劉莊玩耍的同伴，難道不似這人嗎？我的腦意識確定了他。

「小張。」我高聲叫。說起他是我家傭媽的兒子，爲着生活，在秋後補上一名警士，出去跑遠差。

踏上剛走過去雪中的脚印，追進房內去。行畢年禮小客人，坐在房內椅上，和母親開始閒談。

「小張，聽說你這次下鄉很有油水。」我故意打斷他們的話頭。

「不要開玩笑，誰不是跑苦差呢？有油水的差事，還不是叫那二夥包做了。」他說時撇起嘴，說完露出一臉苦笑。在苦笑聲內帶著隱隱的淚聲。我看他面部表情，我冷笑，我的預算勝利了。耳中跳起來，出開門時我告訴他

(一)

的一句話，「這差是沒出息的。」暗地裏起一個活鬼的外號。我笑，活鬼又在眼前現靈了。

「大嬸嬸。」這聲音在那裏戰抖。

「張哥。」

「大爹不在家嗎？」

「是的。留在××地商號內過年。」

「××……××嗎？」他似乎爲這話驚詫得口吃了。

我母親確是被這戰抖聲激動了，他知道事出言外。面部表情變得很蒼白。他疏忽了兩月來的消息，這種消息誰都希望他成流言，不希望積在歷史的血痕，重劃出流型線——鮮紅色的。

一切恐怖推給命運，這流嚮早似爲淡漠。恐怖的一隻手，又開始活動，從靈魂深處拉出來。

「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快，說出來。」母親幾乎向這小客央告了。

「在我化隆差事畢，歸來的那一晚。」他低聲說，聲音觸在紗窗上，回落下來的。

多麼怯啊！我在眼中笑他；平素自擬豪勇的小張，也會婦人姍姍態。

「孤另的背着槍，盲撞進一個村落裏——因爲天黑，錯過站口。枯楊擺着牠沉重樹杪，小溝淙淙的流水訴出牠的哀怨。我想，也許會有一個黑的幽靈，在前面抱住我馬脚。這正是馬蹄踏過村前亂墳堆的時候。」

「好啊！」夢想閃又到我的身上。我自問，「今天不是

除夕嗎？村長家的吉慶麵是不會落空的。」我一面鞭着向前跑，一面咀嚼着我的饑涎一逕跑到村裏，我開始受着我的願望失敗了。

聽不到犬吠，鞭砲的響聲，除夕應有的景象，是這裏尋不到一絲。寂靜得聽出泉石的微咽，松針的低響。那時我的心是何等焦急憤怒。不信鄉下會鄙齊到這地步裏，關起門來過新年。

到村坊，尋見高大的門樓，在椿上拴了馬。

用槍托使緊擊門板，兩臂合手，受彈力的反作用，振得酸痛發麻了，還聽不到一點的回響。

飢餓疲乏之食慾，佔住了我的心，我兩眼出火的高聲喊：「死不盡，有生氣的總得要滾出來一個。」空曠的村野發出酬答的回音。

終久我擊破門板沖進去。廣闊空洞的院落，像走進帶點極少生氣的古墓裏。我被陰森暗影驅出來。

「倒霉。心中惱悔極了。憤憤的吐口唾沫，絕望加強心意的速度，想連夜趕到家，剛牽馬離開村坊，在田間聽到喘息的草地爬行聲，我取槍，描準在這影身上。

「站住。」我發出這命令。

「老爺……饒了小子的狗命吧！小子的狗命不會比

一粒子彈值不的。」跪在我槍尖前面的人，不住的口中求饒。

「何苦呢？」你也知到怕嗎？這聲音氣得使我發冷笑。

「向前來。」我第二次命令他。

這人跑來伏在我脚前哭了。磕頭同雞啄米樣。

「少磕幾個頭！」我取笑他，用插在大衣袋內的電筒，看看面像，會不會是壞人。

當我見到慘白頭髮，枯柴面目，額部流出新刺破的鮮血時；我的良心發現了。在馬上拉下毛巾，裹在受傷的額部，一手摻起他。

「大伯，起來吧！我不是土匪，更不會……」抱歉的說明來意，我同他回到擊破門板的大院中。

「百數戶的村坊內不見一個人，喏大的院中沉靜得要死。」我問，爲什麼？

吃畢飯，他告訴我這件事。

深陷無光眼眶內，流下無聲酸淚。

前天夜分，可怕的命運臨到村坊。有長鬚鬚，獐獐爛爛面孔，鷹鼻，尖下巴。他們背着槍，怒吼嘯的聲浪，吹到村房。他們是人類的獵者，××的走狗，政局未變前，邊地S防守的著名馬隊。

我一見這情況，澈底明瞭這件事。從他們的口中聽出，從湟水源的×商地起首做，經過×，直達到×省的南部。

最後一把火，在姦淫搶奪之中，許多人早從世長辭了，他們的命，像荒林的落葉，秋風中的蒼蠅，他們無聲無臭的悲慘離開這世界。生命未毀滅前之哀呼，掙扎，金錢，徒博得幾絲猙獰的惡笑。他們特地為野獸造下大批乾美的糧食。我的親人一律從我前不屈的走了。

常我魂魄分離開身體的時候。老人開始訴述自身的命運。一排一排的人影，零亂倒下去。我親眼見刺刀逼進胸膛，自己已絕望了。我閉下眼，等着同命運的離這世界。

「楊老爹。」在前面猛聽得有人叫，尖銳的叫聲怪親密的。

我自以为在冥路了。大胆的睜開眼一看，槍刺依舊擺在胸前。屠手旁邊站立一人，我一瞥眼，不敢伸張，猜出其中的秘密。

「大哥。」我替他叫了一個僞稱呼。人急時也有三分智啊？

屠戶失望的抽回槍刺，由於這人的囁合，買命錢六百元，才留下我孤獨的在生活之路上。

你說，你說，這人是誰呢？說起這話來足夠使我傷心。原來他假裝××鬼混的我們同類青年，我不告訴姓名，恐怕將來的禍會殃及這人身上。

我這時真傻，為什麼不跟上兒子孫子一同去呢？留在孤獨的路上活受罪。你老爺想，像我這樣的老人，苟延下去能夠做什麼呢？可是另有生存的動機留下我，我要看到這一夥惡狼失敗，正法，一直看到他最後末路和結局。

「老爺，你明瞭我，就是這樣生存下來的。」

同老在冷坑上，說到夜明，山中荒雞報曉了。我安慰他，握別了這可憐的老人。

「老伯，珍重吧？後會有期。」

在出門的時候，他還含淚戰抖的告訴我。「偏告城中的老爺，早作準備，少受橫禍。」

跨馬離開恐怖地帶，趁月中趕到城。我把這話告訴局長，告訴全局同伴，在昨晚派隊四處偵察。唉！……小張說到這裏停了，聲音有些抽咽，帶上宿世悲哀，他深深的嘆息了，婉婉着，替地理生疎之客軍抱悲觀。

一顆手榴彈，從遠遠飛來投到靈魂深處；昨年，大前年，十年前……一片慘酷的影子，閃上來，啊！可怕。弱者血液，激起無限熱情，死神絕望的翅膀，沉重壓可憐

全城父老身上。

「張哥，怎麼辦。」母親爲在×地的父親懸心。

「怎麼辦。」同是在靈魂上失了倚靠絕望的答回。

瘦的影子，辭了母親，一閃一閃從雪地上走出來。

從櫃底拉出一套經久不用的破衣服，一頂油膩的平頂帽。準備做逃難時的護身符。

壞的消息鎖住我，我恨，別人爲什麼這樣做，我爲什麼要這樣聽。我迷惑，解放不久的心靈，又深深陷入泥淖中。

城被圍的一晚

雪後。

夕陽掛上柳枝，四省城開始告急了。綠色氣氛包圍城的四週鄉村。籍黃昏後夜色烟幕，急急向城中進攻。

淒測悠揚軍號聲，振驚每條神經纖緯亂動。雜沓零亂馬蹄，騰騰騰，從巷口向西門跑去，和土匪對抗。

「老鄉，不要亂，不要驚慌。」每街口一對對異鄉口音，咬着不同腔調，維持失魂的大衆。

我同母親藏在屋脊內，小弟弟在陰溝裏面，溝上搭了石板。臨到躲的時候，和母親硬強他趨進污濕陰溝內。小

弟弟回過頭，不明白事之改變，依然那麼渾厚，像平時捉迷藏一樣。臉上滿含天真笑的問：「二哥！二哥。不見呢？」

「是啊！你看你藏得多麼巧。」我含着淚，長了一口氣。還有，還有……我再三警告他。一外面有什麼聲響的話，千萬不要高聲叫喊。」

「二哥，你去吧？我決不會違背你的話。弟弟彷彿聽得我話中意味似的，換上一臉極陰沉的面孔回答。

「好的，你悄悄躲一會，明天準定買糖給你吃。」

在他的意想中糖，是多麼甜啊！但是在我這句話裏，却含有比糖甜的多量苦味。不能到明天，明天，這是多麼遙長的時間。一分鐘的光陰抵得平常一世紀，可是有誰人担保到明天。

回到花樹下，兩眼注視陰溝。「會跑出來的」我靜靜的看，聽。起初一陣悶氣的逼聲，漸漸聽不到喘息，心中釋了一付重担。

躍上花園短牆，爬上屋脊，從頂上放下扶梯，母親慢慢上來。

我看到園內，一團黑漆隱罩花叢。來了，小張帶來恐怖又走上心頭。「小孩閹割的，婦女姦後剖腹做馬槽。」

腦海裏總是不平的起着泡濤。天空一片深藍色，佈上無數明亮寒星，流星從西方躡到東方。「是亂世呢？我記起死去外祖的話。

恐怖，恐怖，恐怖的天，恐怖的周圍，恐怖的魔鬼，張開血色的大口，要將全城十萬多生民吞下肚去。

「上城。」街口警士在城壕佈防。

悲角在山頂一陣緊似一陣。排槍聲，清脆的機關鎗聲，野炮的轟擊聲，成了全人類生命的前奏，血色的交響曲。

拍啦……轟……接着就是戰士吶喊聲！殺。

一顆顆流彈從頭頂飛過去。

「媽，像是很近呢？」

「你呀，這刺耳聲音不是在南禪山附近嗎！」

我低下頭，伏着身子，在簷前毫無心意的溜來溜去。

我怕流彈傷了我，又怕在簷前失足墮下去。亂時的生命，在自身，在未毀沒一剎那前，原是可貴的。

真不知怎樣才好，怎樣才能按下母親和我的心。

夜冷了，寒起加重了，北風時時襲在身上。不知那裏突添一股勇氣，從黃昏時分，穿了單薄的衣裳，支持到深夜。

哄！天場地陷的一聲，看，在西門外民房起了火，烈焰沖破黑暗的天空，萬條金蛇在火頭飛動，爆烈的聲震撼城樓和四野。

槍音密集，突然逼近城角。

「上城，西南門緊急，每家壯丁都上城。」樣樣的喊聲拉遍街巷。我想事以屬無望了，全城十萬多生命，只有最後的一聲掙扎。

城前客軍同土匪發生白刃戰，肉搏，殺的呼聲，振奮着心靈。

眼中只賸絕望前最後五分鐘，這一生其他的時間，不屬於我們的生命。

迎風的胡嘯，從東方送來悠揚軍號進行聲，步槍和野炮的射擊，趕去黑暗和恐怖，這聲我決定是援軍到了。土匪是沒有機關鎗和大炮的。

我鎮定，眼前漸現一綫生機。

「啊拉。城外雷似的喊了一聲，槍和炮聲的交響，漸遠，漸稀，沉沒在紛亂中。

告訴母親同下樓梯——這時土匪已遠退了。

我慶幸着再生，慶幸着在人生之途上，得了一次不平凡的教訓。我從此認識人類，認識民族間之真面目，一粒

不平凡的種子，灑在後來者的身上。我的祖父對我說，我對我的子孫說：我們都是人間殘餘者，祖先同我都受過極極污辱的。前途是無限止的長，洶流的滴血積成海，積屍成山，鐵和血之訓練確定了我們的意識，我們的銜血付於後來者。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定開出燦爛的鮮花。

跑進園內，站在陰溝旁，低緩的叫。

「四弟，出來吧。」

聲音繫在花樹枝上，微微點頭。聽不到一絲答音和轉動。

我又提高聲浪，向園內四週叫了兩聲，依然聽不到回音。

用力拖開石板，我氣極了，我開口罵，「別裝鬼，鬧玩不揀時候。」筆直的橫臥在堅冰上，兩眼朝上瞪；似乎數着天星，看來往飄浮的愁雲。

拉往小手，冷水的從手稍涼到肩膀。四肢血液停止流動，面孔鐵青色，上牙咬緊下嘴唇，牙尖深入肉裏。

觸覺告訴我，這是怎樣一會事。冷汗從頭頂潑下來，濕透襯衫。

「媽，弟弟凍壞了。」我哭不出聲，清淚的印痕，劃分

了我的臉。摸着死者之面頰，停止呼吸的口和胸部，神經纖維在爆裂。極力親死之面目，我要，我要死者對我作一次最後的笑容。

在血脈極度緊張後，天地星光眼前旋轉，房屋樹木同潮水樣倒下去，我失掉了世界，失掉生跡和一切，像折翅的燕子，不能在牛存綫內競走，更談不到向海天飛行。頹然的倒在陰溝內，昏昏的跟着兄弟同走了。

當我知覺恢復的時候，臥病書房坑上，母親在旁調藥物。他老人家面容憔悴多了，兩眼珠深陷在內。

房內弟弟的遺物統統收藏去了，我明瞭母親苦心，不敢深的追問。

第二天，遠房叔叔來探病，這就是我唯一的親人了。我感激，爲他祝福。

生活在病中，我用藥物迷惑了自己。甘心長此迷濛下去，不願有一小時清醒。

每天對太陽，凝望，呼吸，發聲，一切都埋藏了，只存一口氣活着。

靜數掛壁時針，天光從黑轉到明的循環。我想，我暫時脫離了世界，任牠怎樣過，事先沒有一分鐘計劃在裏面，

元宵夜：母親在爐旁，面背過我垂淚。左手撕住母親的肩臂，拉轉面來。眼中充滿淚珠，臉上淚痕印，像開了缺口的細流。

「媽，傷心嗎？」

「孩子，好好的睡吧！娘下半世只指望你一個人。」

「告訴不告訴我——母親。」我急得哭出聲。

「兒啊！你是懂得人事了，遲早總要知道的，還哄你有什麼用。」

說着，她從櫃上擲一張m省日報在被面。我看她手腕戰動，心意很遲懶。

「你看，這裏面的——」

取過報，我反復的尋找母親哭的原因。六號鉛字的一條整齊綫排列着。

××商地失陷匪手，民匪混戰二小時。……劫後調

查——△慘戮——街巷陳列民屍四千具。

△傷者——重傷三百餘，

輕傷自能逃生者近百人。

△絕宗——有百數十戶。

△房屋——焚燒千餘座。

黑的鉛字一條條變為血紅流型線。我瘋狂了。嘩啦，嘩啦，報紙的屍骨粉碎一地。

目眦裂出焰，決然的帶病在枕上跳起來，我親眼覩見死者引頸受戮，哀呼，跪立在雪地上，他們都受坐地虎的騙了。

「難道除相仇外沒有別的路可走麼？」一個青布衫的跪在裏壁，那眼光，那眉尖，那跪立的姿態。他，不是生我教我的父親嗎！我伸出拳頭，空手同站在父親的前面屠戶拚命。

轟，拳頭擊板壁上，新貼的年畫，蓋住我面孔，昏迷過去。

春殘了，枝頭小鳥試畢他新出巢的歌舞，南郊外，新築的小墳堆頂，和周圍長滿細嫩碧綠可愛的小草，牠們正是蓬勃出世爭榮的時候。我從此永遠失去可愛的弟弟，和保護我的爸爸。我沒有勇氣復仇，同母親掉在淒涼孤獨的環境裏。

(完)



本社第八次社員大會紀實

編者

二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

之良好現象。

本社第八次社員大會於瑞雪紛飛中假

2. 幹事會報告第八次社員大會延

學，其餘不必詳述。

曉莊中央政校附設蒙藏學校中開會了

長一年，原因是當初因無許多要事，

3. 書記處報告一、開幹事會三十

，當時個個社員或打着傘或披着雨衣

且不改選，而社員尤多赴滬或他出，

二次，二、發呈文二十五件，三、發

紛紛跑來，住在城內的如蒙藏補習學

故未召集，此後又因實行普選，各地

公函一百零六件，四、收市黨部社會

校多爾皆等，中央大學的李鴻章等，

社員選票未來，故無形中延長時間，

局會文十一件，五、收分社呈文二十

測量學校的張志誠等以及韓寶善鄧欽

以致延至此時始能召集大會。其次社

二件，六、收到函件四十一件。

義沈煥章等均乘車來臨，計出席者社

務造展方面，社員人數比較增加的多

4. 總務處報告一、關於財務有收

員一百六十二人，幹事會幹事宋積璉

，社員對社的熱心亦可以在平時對社

支表請查閱。(表另)二、交際方面由

岳永泰李明煜馬尊偉等，蒙藏學校代

的許多建議和督促幹事會上可以看到

各負交際責任者負擔，各方對本社表

表崔子信，臨時主席張得善宣布開會

，年來社務發展之故，組織有擴大必

示態度頗好，惟物質幫助太少。

，首推定宋積璉韓寶善鄧欽義杜瀛香

要，故由幹事會聘請社務研究委員詳

5. 編輯部報告一、所編新青海各

祁世績為主席團如儀開會

加研究之後擬定修正草案，發出後各

期已出齊十、十一、十二期合刊乃為

主席：主席團 紀錄岳永泰

報告

地社員亦參加意見不少，此擬請大會

經濟打算。二、稿件殊感來源缺乏。

1. 主席團主席宋積璉報告開會意

討論，在此不必詳報，至本屆所作之

三、會出畜牧，教育兩專號，四、校

義與本社進展情形實為青海前途光明

工作，除經常事務外，尚有二事為各

對方面因時間人事關係，不能盡善，

本社第八次社員大會紀實

五七

刊除發給社員及贈送國內各大圖書館各機關外訂閱者亦不少，即日本、美國、英國圖書館亦曾訂購。

6. 研究部報告一、在過去暑假中

召開研究會議，以研究結果彙訂成冊。二、搜集研究材料。

7. 社員質疑——各處部負責人分別答復。

8. 蒙藏學校代表崔子信先生致詞要略，(一)籌定固定之基金(二)組織力求健全，事業宜求專一、三、社務擴充之後望加緊工作，刊物上發表演論能使讀者打成一片云云。

討 論

- 一、幹事會提議延長大會召集時間并無若何建樹請議處案(決議)慰勉
- 二、幹事會提議修正本社社章草案請公決案(決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社定名為新青海社

第二條 本社本三民主義以研究學術

探討青海實況促進青海建設為宗旨

第三條 本社設總社於南京各地區視

社務之發展情形得設立分社或地方幹事

第二章 事業

第四條 本社事業如左：

- 一、調查統計青海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實際狀況以作研究材料
- 二、刊行雜誌叢書及報告
- 三、研究建設青海實施方案以供獻社會或建議政府
- 四、辦理社會文化及公益事業
- 五、協助政府辦理其他有關青海建設及改進事項

第三章 社員

第五條 凡贊成本社宗旨遵守本社社章及決議由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

經理事會通過填具入社志願書繳納入社金領得社證者得為本社社員

第六條 本社社員應享之權利如左：

- 一、社員有選舉被選舉及社員大會之議決權
- 二、社員有享受本社書報之贈與或折價之權利
- 三、社員有享受本社各種設備之權利

第七條 本社社員應盡之義務如左：

- 一、服從本社社章及議決案
- 二、投稿於本社刊行之書報
- 三、參加本社集會訓練身心並研究學術
- 四、接受本社委託辦理之事項
- 五、繳納常年社金及特別捐助

第八條 社員如有違背本社宗旨濫用

本社名義損害本社名譽及鯨吞經

費或陰謀破壞本社經社員五人以

上之指證由監事會審查屬實後提

交理事會除名並登報聲明之被除

名之社員若有不服時得於十日內

向監事會提出中訴重行審查

第九條 社員滿一年以上不繳納社費

或無故接連三次不出席所開會議

者作出社論

第四章 組織

第十條 本社設理事十三人後補理事

三人組織理事會總理全社社務

第十一條 本社設監事九人後補監事

三人組織監事會以監察社務之進

行並檢舉本社職員及社員之違法

失職情事

第十二條 理事會若有違法失職情事

由監事會向社員大會提出檢舉彈

劾之

本社第八次社員大會紀實

第十三條 理事會設常務理事及副常

務理事各一人由理事互選之

第十四條 監事會設常務監事及副常

務監事各一人由監事互選之

第十五條 常務理事或常務監事因故

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常務理事或

副常務監事執行之

第十六條 理事及後補理事監事及後

補監事均由全體社員公選之任期

均以一年為限但得連舉連任

第十七條 本社理監事實行普選制但

在二月以前得提出全體社員名單

及選舉票

第十八條 理事會之下設總務、編輯

、研究、三部各部各設主任一人

由理事互推兼任之

第十九條 理事會之下設下列各機關

分掌所屬事務：

一、基金保管委員會

二、其他因社務之發展所必要之

機關

第二十條 上列各機關組織規程另定

之

第二十一條 各地分社或地方幹事之

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五章 社費

第二十二條 本社社費分列如左：

一、入社費——社員入社時繳納

社費一元

二、社員年費——社員每年繳納

社費一元

三、社員特別捐——征收方法另

定之

四、其他

第六電 會期

第二十三條 本會會期分下列四種：

一、常年會——每年舉行一次由

理事會召集之但須於二月前

通知社員

五九

二、臨時會——理事會認為必要

時或社員三十人以上之請求

由理事會召集之

三、理事會——每月開會一次由

常務理事召之必要時得開臨

時會

四、監事會——每兩月會一次由

常務監事召之必要時得開臨

時會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如有本盡事宜得

提交社員大會修改之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自社員大會通過

之日施行

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五

次社員大會修正

二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第八

次社員大會修正通過

三、李育棻等提議本社月刊中一

月來之青海請加改良案(決議)交編輯

部辦理

四、黃協中等提議酌請給薪專任

編輯一人案(決議)打銷

五、李鴻章等提議整理本社經費

案(決議)通過

六、李仲連等提議以全力推動社

會教育案(決議)通過

七、史承董提議整飭社員精神案

(決議)通過

八、王偉等提議改進月刊編輯事

務案(決議)通過

九、喬玉琇等提等提議本社經費

來源案(決議)交理事會參考

十、黃協中提議整頓新青海圖書

館案(決議)通過

十一、張志誠等提議調查本社社

員近况案(決議)通過

十二、李明煜等提議改進本社社

員研究各種問題案(決議)交研究部參

考

選舉

一、監票員張建基、瓦得福二、

檢票員王正玉、顧國瑞、馬尊偉、張

志誠、三、發票員岳永泰、張得善、

選舉結果；宋積璉八八票，鄧欽義八

二票，韓寶善七九票，張得善七七票

，鄒國柱五九票，談明義五四票，楊

生鏗五四票，祁世績五一票，李明煜

四七票，解占邦四五票，杜瀛香三七

票，張元彬三三票，劉文雅三三票，

以上當選為理事，王大才三三票，王

守鈞二七票，李鴻章二七票以上當選

為候補理事。馬生芝三七票，穆建業

二七票，鄧春膏二六票，丁世業二五

票，石殿峯二四票，祁峻山二二票，

瓦得福二一票，高文遠一九票，朱成

瑜一八票，以上當選為監事，黃協中

一四票，馬尊偉一四票，鄂謙一四票

以上當選為候補監事。主席團簽字散

會時已下午七時矣。